

書

水月齋指月錄卷之十一

六祖下第四世

福州長慶大安禪師造百丈禮而問曰學人欲求識佛

嶽南何者即是丈曰大似騎牛覓牛師曰識得後如何丈

曰如人騎牛至家師曰未審始終如何保任丈曰如
牧牛人執杖視之不令犯人苗稼師自茲領旨更不

馳求 同叅祐禪師創居瀉山師躬耕助道祐歸寂

衆請主法上堂汝諸人總來就安求覓甚麼若欲作

佛汝自是佛擔佛傍家走如渴鹿趁陽燄相似何時

得相應去汝欲作佛但無許多顛倒攀緣妄想惡覺

垢欲不淨衆生之心便是初心正覺佛更向何處別

指月錄 卷十一
討所以安在瀉山三十來年喫瀉山飯屙瀉山矢不
學瀉山禪祇看一頭水牯牛若落路入草便把鼻孔
拽轉來纔犯人苗稼即便鞭撻調伏既久可憐生受
人言語如今變作个露地白牛常在面前終日露迴
迴地趁亦不去汝諸人各自有無價大寶從眼門放
光照見山河大地耳門放光領采一切善惡音響如
是六門晝夜常放光明亦名放光三昧汝自不識取
影在四大身中內外扶持不教傾側如人負重擔從
獨木橋上過亦不教失脚且道是甚麼物任持便得
如是且無絲髮可見豈不見誌公和尚云內外追尋
覓總無境上施為渾大有珍重 師室中每問僧有

句無句如藤倚樹子意何如

羅山道閑禪師在禾山因清貴上座說話次貴

云天下無第一人大小瀉山猶輸他道吾問云有甚麼語輸他貴舉石霜辭瀉山纔禮拜起瀉山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子意如何霜無對却到適吾吾問甚處來霜云瀉山來吾云有甚麼言句霜遂舉前話吾云汝何不道取霜云祇為道不得吾云汝為我看菴待我與你報讐去吾往瀉山山泥壁次忽回首見道吾在背後山便云智頭陀因何到在此吾云某甲不為別事來祇為和尚問諸道者有句無句如藤倚樹還是也無瀉云是吾便問樹倒藤枯時如何瀉山呵大笑被道吾捺向泥裡瀉山總不管貴上座舉了云這个豈不是瀉山輸與他道吾羅山云上座三十年後若有把茅蓋頭切忌舉着這个話貴不肯却與道吾作主被羅山擒下地云白大衆各請停喧某甲今日與清貴上座直為瀉山雪屈話且須側聆貴云識也知也便禮拜羅山云何不早道你還 問此陰

已謝彼陰未生時如何師曰此陰未謝那个是大德
曰不會師曰若會此陰便明彼陰 問黃巢軍來和

尚向甚麼處回避師曰五蘊山中曰忽被他捉著時如何師曰惱亂將軍

福州古靈神贊禪師本州大中寺受業後行脚遇百丈開悟却回受業本師問曰汝離吾在外得何事業曰並無事業遂遣執役一日因澡身命師去垢師乃拊背曰好所佛堂而佛不聖本師回首視之師曰佛雖不聖且能放光本師又一日在牕下看經蜂子投牕紙求出師覩之曰世界如許廣闊不肯出鑽他故紙驢年去遂有偈曰空門不肯出投牕也太癡百年鑽故紙何日出頭時本師置經問曰汝行脚遇何人吾前後見汝發言異常師曰某甲蒙百丈和尚指个歇

處今欲報慈德耳本師於是告衆致齋請師說法師乃登座舉唱百丈門風曰靈光獨耀迴脫塵根體露真常不拘文字心性無染本自圓成但離妄緣即如如佛本師於言下感悟曰何期垂老得聞極則事師後住古靈聚徒數載臨遷化剃浴聲鐘告衆曰汝等諸人還識無聲三昧否衆曰不識師曰汝等靜聽莫別思惟衆皆側聆師儼然順寂塔存本山

大慈寰中禪師上堂山僧不解答話祇能識病時有僧

出師便歸方丈

法眼云衆中喚作病在目前不識玄覺云且道大慈識病不識病此僧

出來是病不是病若言是病每日行住不可總是病若言不是病出來又作麼生雪竇拈云大凡扶豎宗乘須辨个得失且大慈識病不答話時有僧出便歸方丈雪竇識病不答話或有僧出劈春便棒諸方

識病不答話有僧出必然別有長處敢有一个動着

大唐天子只三人虛堂愚頌輕如毫末重如山地趙州問般若以何為體

師曰般若以何為體州置帚拊掌大笑師便歸方丈

僧辭師問甚麼處去曰江西去師曰我勞汝一段事

得否曰和尚有甚麼事師曰將取老僧去得麼曰更

有過於和尚者亦不能將去師便休僧後舉似洞山

山曰闍黎爭合恁麼道曰和尚作麼生山曰得法眼

和尚若去某甲提笠子 天童云大慈合伴不着這

僧不如獨行也須是恁麼始得直饒大慈古佛也不

奈這擔板漢何且山又問其僧大慈別有甚麼言

句曰有時示衆曰說得一丈不如行取一尺說得一

尺不如行取一寸山曰我不恁麼道曰和尚作麼生

山曰說取行不得底行取說不得底雲居云行時無

路不說不行時合行甚麼路 洛浦云行說

天台平田普岸禪師訪茂源和尚源纔起迎師近前把

住云開口卽失閉口卽喪去此二途請師別道源以

手掩鼻師放開云一步較易兩步較難源云著甚死

急師云若非是師不免諸方點檢 僧叅師打一拄

杖其僧近前把住拄杖師曰老僧適來造次僧却打

師一拄杖師曰作家作家僧禮拜師把住曰是闍黎

造次僧大笑師曰這個師僧今日大敗也 臨濟訪

師到路口先逢一嫂在田使牛濟問嫂平田路向甚

麼處去嫂打牛一棒曰這畜生到處走到此路也不識濟又曰我問你平田路向甚麼處去嫂曰這畜生五歲尚使不得濟心語曰欲觀前人先觀所使便有抽釘拔楔之意及見師師問你還會見我嫂也未濟曰已收下了也師遂問近離甚處濟曰江西黃檗師曰情知你見作家來濟曰特來禮拜和尚師曰已相見了也濟曰賓主之禮合施三拜師曰既是賓主之禮禮拜著

瑞州五峰常觀禪師因僧辭師曰汝諸方去莫謗老僧在這裏曰某甲不道和尚在這裏師曰汝道老僧在甚麼處僧豎起一指師曰早是謗老僧也

潭州石霜山性空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如人在千尺井中不假寸繩出得此人卽答汝西來意僧曰近日湖南暢和尚出世亦爲人東語西話師

喚沙彌拽出這死屍著

沙彌卽仰山山後問耽源如何出得井中人源曰咄癡漢

誰在井中山復問瀉山瀉山召慧寂山應諾瀉山曰出也仰山住後常舉前語謂衆曰我在耽源處得名瀉山

處得地

廣州安和寺通禪師禮佛次禪者問座主禮底是甚麼師曰是佛禪者乃指像曰這個是何物師無對至夜具威儀禮問今日所問某甲未知意旨如何禪者曰座主幾夏耶師曰十夏禪者曰還曾出家也未師轉茫然禪者曰若也不會百夏奚爲乃命同叅馬祖及

至江西祖已圓寂遂謁百丈頓釋疑情師住後一日
召仰山將牀子來山將到師曰却送本處著山從之
師召慧寂山應諾師曰牀子那邊是甚麼物山曰枕
子師曰枕子這邊是甚麼物山曰無物師復召慧寂
山應諾師曰是甚麼山無對師曰去

通禪中毒
旁及仰山

洪州東山慧禪師同大于南用到茶堂有僧近前不審
用曰我既不納汝汝亦不見我不審阿誰僧無語師
曰不得平白地恁麼問伊用曰大于亦無語那于把
定其僧曰是你恁麼累我亦然便打一擱用大笑曰
朗月與青天 大于侍者到師問金剛正定一切皆
然秋去冬來且作麼生者曰不妨和尚借問師曰卽
今卽得去後作麼生者曰誰敢問著某甲師曰大于
還得麼者曰猶要別人點檢在師曰輔弼宗師不廢
光彩侍者禮拜

百丈山涅槃和尚一日謂衆曰汝等與我開田我與汝
說大義衆開田了歸請說大義師乃展兩手衆罔措
趙州觀音院真際從諗禪師曹州郝鄉人也姓郝氏童
稚於本州扈通院披剃未納戒便抵池陽叅南泉值
泉偃息而問曰近離甚處師曰瑞像泉曰還見瑞像
麼師曰不見瑞像祇見臥如來泉便起坐問汝是有
主沙彌無主沙彌師曰有主沙彌泉曰那個是你主
師近前躬身曰仲冬嚴寒伏惟和尚尊候萬福泉器

之許其入室他日問泉曰如何是道泉曰平常心是道師曰還可趣向也無泉曰擬向即乖師曰不擬爭知是道泉曰道不屬知不屬不知知是妄覺不知是無記若真達不疑之道猶如太虛廓然蕩豁豈可強是非耶師於言下悟理乃往嵩嶽瑠璃壇納戒仍返南泉一日問泉曰知有底人向甚麼處去泉曰山前檀越家作一頭水牯牛去師曰謝師指示泉曰昨夜三更月到窻雲峰悅云若不是南泉洎被打破蔡州師在井樓上打水次見南泉過便抱柱懸却脚曰相救相救南泉上胡梯曰一二三四五師少頃却去禮謝曰適來謝相救師在南泉時泉牽一頭水牯牛入僧堂內巡

堂而轉首座乃向牛背上三拍泉便休去師却將一

束草安首座面前首座無對南泉上堂師出問明

頭合暗頭合泉便下座歸方丈師曰這老和尚被我

一問直得無言可對首座曰莫道和尚無語好自是

上座不會師便打一掌曰此掌合是堂頭老漢喫

師到茱萸執拄杖於法堂上從東過西萸曰作甚麼

師曰探水萸曰我這裏一滴也無探个甚麼師以杖

倚壁便下瑯琊覺云勢去奴欺主時衰鬼弄人大慧杲云鉤在不疑之地到道

吾纔入堂吾曰南泉一隻箭來也師曰看箭吾曰過

也師曰中或作茱萸上堂曰看箭師亦曰看箭云云雪竇云二俱作家蓋是茱萸趙州二俱

不作家箭鋒不相拄直饒齊發齊中也只是个射垛漢到黃檗檗見來便閉

方丈門師乃把火於法堂內叫曰救火救火檠開門

捉住曰道道師曰賊過後張弓雪竇顯云直是好笑

衲僧問雪竇笑个甚麼笑賊過後張弓師行脚見二菴主一人作丫

角童師問訊二人殊不顧來日早晨丫角童將一鐺

飯來放地上分作三分庵主將席子近前坐丫角童

亦將席近前相對坐亦不喚師師乃亦將席子近前

坐丫角童目顧於師菴主云莫云侵早起更有夜行

人師云何不教詔這行者菴主云他是人家男女師

云泊合放過丫角童便起顧視菴主云多口作麼丫

角童從此入山不見 師到投子處對坐齋投子將

蒸餅與師喫師云不喫不久下胡餅投子教沙彌度

與師師接餅却禮沙彌三拜一師到雲居居云老老

大大何不覓个住處去師云作麼生是某甲住處居

云山前有个古寺基師云和尚自住取又到茱萸萸

云老老大大何不覓个住處師云甚麼處是某甲住

處萸云老老大大住處也不知師云三十年弄馬騎

今日却被驢子撲 師到一菴主處問有麼有麼主

豎起拳頭師曰水淺不是泊船處便行又到一菴主

處問有麼有麼主亦豎起拳頭師曰能縱能奪能殺

能活便作禮瞎堂遠頌云換手搥背哭老爺棺材未

出死尸斜不如掘地深埋却管取來年

喫嫩茄園悟勤云佛祖命脉列聖錘換斗移星

經天緯地有般漢未出窠窟只管道舌頭在趙州口

裏殊不知自己性命已屬他人若能握向上綱宗與

二菴主相見便可以定龍蛇別緇素正好着力還知

趙州落處麼切忌顛預 姜山愛云趙州只見錐頭
利不見鑿頭方 雲居舜云趙州當時甚生意氣要
且鼻孔在二 僧問師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師

云喫粥了也未云喫粥了也師云洗鉢盂去其僧因

此大悟伊雲門云且道有指示無指示若言有趙州向

悅云雲門不識好惡恁麼說話大似為蛇畫足雲峰

則不然這僧恁地悟去入地獄如箭射 妙喜曰雲

門老漢大似阿修羅王托動三有大城諸煩惱海隨

後喝云寐語作甚麼復云雲峰雖善背手抽金鏃翻

身控角弓爭奈蹉過雲門何又云趙州與這僧若不

得雲門一生受屈而今諸方有一種瞎漢往往盡作

洗鉢盂話會了 雪竇顯云我不似雲門為蛇畫足

直言向你道問者如蟲禦木荅者偶爾成文雖然與

麼瞎却衲僧眼作麼生免得此過諸仁者要會麼還

爾趙州喫粥也未拈却這僧喫粥了也雪竇與你挂

杖子歸堂 湛堂準頌云之乎者也衲僧鼻孔 師

大頭向下禪人若也不會問取東村王大姐

示衆云此事的的沒量大人出這裏不得老僧到瀉

山見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山云與我過牀子來

若是宗師須以本分事接人始得時有僧問如何是

祖師西來意師曰庭前栢樹子曰和尚莫將境示人

師曰我不將境示人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庭

前栢樹子後法眼問光孝覺曰近離甚處曰趙州眼

往來皆謂趙州有先師好語上座何得道無曰先師實無

此語和尚莫謗先師好語又蹉過法眼云若道有先師實無

過覺鐵嘴若道無此語又蹉過法眼云若道有先師實無

涉又蹉過趙州直饒總不恁麼別有透脫一路入地

獄如箭射畢竟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庭前栢樹子恁

麼會便不是了也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庭前栢樹子

恁麼會方始是徑山杲云要識五祖師翁麼腦後見

腮莫與往來 雲居祐舉栢樹子話云奇哉古聖垂

一言半句可謂截斷聖凡門戶直示彌勒眼睛今昔

無墜衆中異解多途商量非一埋沒宗旨錯判名言

或謂青青翠竹盡是真如鬱鬱黃花無非般若或謂

山河草木物物皆是真心顯現何獨庭前栢樹子乎
 塵毛瓦礫都是一法界中重重無盡理事圓融或謂
 庭前栢樹子纔舉便直下薦取敲體全真擬議之間
 早落塵境須是當人作用臨機相見或棒或喝或擎
 起拳頭衣袖一拂這個眼目如石火電光相似或謂
 庭前栢樹子更有甚麼事趙州直下為人實頭說話
 饑來喫飯困即打眠動展施為盡是自家受用如斯
 見解如麻似粟皆是天魔種族外道邪宗但取識情
 分別用心略似捨強作知見何不遊方徧歷求善知識
 決擇身心略似捨強作知見何不遊方徧歷求善知識
 宗釋梵諸天拱手敬信三賢十聖罔測其由乃舉拂
 子云若向這裏悟去山河大地與汝同參復顧左右
 云道林爭敢壓良為賤佛日才領趙州庭栢說與
 禪客黑漆屏風松檉亮榻葉縣省和尚因僧請益
 栢樹子話省曰我不辭與汝說還信麼曰和尚重言
 爭敢不信省曰汝還聞簷頭雨滴聲麼其僧豁然不
 覺失聲云哪省曰汝見个甚麼道理僧以頌對云簷
 頭雨滴分明歷歷打破乾坤當下心息真如院方
 禪師參瑯瑯惟看栢樹子話每入室陳其所見不容
 措辭嘗被喝出忽一日大悟直入方丈曰我會也瑯
 瑯曰汝作麼生會方曰日夜來牀薦煖一覺到天明瑯
 瑯可之雪竇顯在大陽時有客舉光孝覺語問曰

覺趙州侍者眼問栢樹因緣乃言無此語而眼肯之
 其肯安在哉顯曰宗門抑揚寧有軌轍乎時有苦行
 名韓大伯侍其旁輒匿笑去顯詰其笑故韓曰笑知
 客智眼未正擇法不明顯曰豈有說乎韓對以偈曰
 一兔橫身當古路蒼鷹纔見便生擒後來獵犬無靈
 性空向枯椿舊處尋顯陰異之因結以為友後顯得
 法於智門唱導于雪竇稱雲門中興嘗經行植杖眾
 衲環之顯問有問雲門樹凋葉落時如何門曰體露
 金風雲門答這僧耶為解說耶有稱宗上座者曰待
 老漢有悟處即說顯驚視之曰非韓大伯乎曰老漢
 瞥地也顯因集眾師一日於雪中倒臥曰相救相
 乞升座說法焉

救有僧便去身邊臥師便起去翠巖芝云此僧在趙州圈積裏有人出得

麼師問新到曾到此間麼曰曾到師曰喫茶去又

問僧僧曰不會到師曰喫茶去後院主問曰為甚麼

會到也云喫茶去不會到也云喫茶去師召院主主

應諾師曰喫茶去僧到睦州州問曾到趙州麼僧云曾到州云有何言句僧舉喫茶語

州云慚愧却問趙州意作麼生僧云只是一期方便
州云苦哉趙州被爾將一杓屎潑便打州却問沙彌
爾作麼生沙彌便禮拜州亦打僧問沙彌適來和尚
打爾意作麼生彌云若不是我和尚不打某甲雪
竇舉云這僧克由巨耐將一杓屎潑他二員古佛諸
上座若能辨得非惟趙睦二州雪屈亦乃翠峰與天
下老宿無過若辨不得
到處潑人卒未了在此

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師

曰無曰上至諸佛下至螻蟻皆有佛性狗子為甚麼

却無師曰為伊有業識在又僧問狗子還有佛性也

無師曰有曰既有為甚麼入這皮袋裏來師曰知而

故犯妙喜恒舉此則語至無字令學者參云佛語祖

語諸方老宿語千差萬別若透得个無字一時
透過不用博量不用註解不用要得分曉又云不得
作有無商量不得作真無之無上度不用向開口處
承當不用向舉起處作道理不用墮在空寂處不用
將心等悟不用向宗師說處領略不用掉在無事甲
裏但行住坐臥時時提撕狗子還有佛性也無無提
撕得熟口議心思不及方寸裏七上八下如生鐵極

沒滋味時切莫退志得如此時却是个好底消息忽
然打失布袋不覺拍掌大笑矣又云茶裏飯裏喜時
怒時淨處穢處妻兒聚頭處與賓客相酬酢處辦公
家職事處了私門婚嫁處都是第一等做工夫提撕
舉覺底時節又云既有个趨向狗子無佛性話冷地
裏慢提撕則个若道知是般事便休我說此人智眼
未明在妙喜雖似平地起
風雷然亦不出雪峰道底

師因侍者報大王來也

師云萬福大王者云未到在師云又道來也

黃龍南云頭頭

不違衆生所願是否師曰是曰某甲欲覓和尚手中

拄杖得否師曰君子不奪人所好曰某甲不是君子

師曰我亦不是佛 僧問如何是道師曰牆外底曰

不問這個道師曰你問那個道曰大道師曰大道透

長安 問如何是佛師曰殿裏底曰殿裏者豈不是

泥龕塑像師曰是曰如何是佛師曰殿裏底 問和
尚姓甚麼曰常州有問甲子多少曰蘇州有 問如
何是趙州曰東門西門南門北門 問如何是祖師
意師敲牀脚曰祇這莫便是否師曰是即脫取去
問如何是毗盧圓相師曰老僧自幼不曾眼花曰豈
不爲人師曰願汝常見毗盧圓相 官人問和尚還
入地獄否師曰老僧未上入曰大善知識爲甚麼入
地獄師曰我若不入阿誰教化汝 問久嚮趙州石
橋到來祇見略約師曰汝祇見略約且不見石橋曰
如何是石橋師曰度驢度馬曰如何是略約師曰个
个度人 師因與文遠行乃指一片地曰這裏好造

个巡舖文遠便去路旁立曰把將公驗來師遂與一

摑遠曰公驗分明過 師與文遠論義曰鬪劣不鬪

勝勝者輸果子遠曰請和尚立義師曰我是一頭驢

遠曰我是驢胃師曰我是驢糞遠曰我是糞中蟲師

曰你在彼中作甚麼遠曰我在彼中過夏師曰把將

果子來 師在東司上見遠侍者過驀召文遠遠應

諾師曰東司上不可與汝說佛法 問菜頭今日喫

熟菜喫生菜頭拈起菜呈之師曰知恩者少負恩者

多 師示衆云今夜荅話去也有解問者出來時有

僧出作禮師曰比來拋磚引玉却引得个墜子法眼舉問

覺鐵嘴先師意作麼生覺云如國家拜將乃問甚人去
去得或有人出云某甲去得須云汝去不得法眼云

我會也長慶稜問覺鐵嘴那僧纔出禮拜為甚麼
便指為整子覺云適來那邊亦有人恁麼問慶云向
伊道甚麼覺云亦向伊恁麼道師因二僧相推不肯作第一座主

事白師師曰總教作第二座事曰第一座教誰作師

云裝香著事曰裝香了也師曰戒香定香慧香解脫

香天童華云趙州下一槌不妨驚羣動眾子細點檢

將來也是泥裏洗土塊若是薦福門下不用相推
第一座也有人第二座也有人第三座也有人雖然
如是不免從頭註破第一座鐵眼銅睛覷不破第二
座陽春白雪無人和第三座真實身心同達磨且道
與趙州是同是別若也會得許你具一隻眼若也不
會也許你具一隻眼有个衲僧出來道總不師示
恁麼時如何對他道切忌向鬼窟裏作活計

眾曰纔有是非紛然失心還有答話分也無有僧出

拊侍者一下曰何不祇對和尚師便歸方丈後侍者

請益適來僧是會不會師曰坐底見立底立底見坐

底

無相範頌曰坐底見立底立底見坐底咄哉老趙州白日眼見鬼

有僧舉纔有

是非話似洛浦浦扣齒又舉似雲居居曰何必僧回

舉似師師曰南方大有人喪身失命曰請和尚舉師

纔舉前語僧指旁僧曰這個師僧喫却飯了作恁麼

語話師休去示眾佛之一字吾不喜聞

幻菴覺拈云諸人切

忘恁麼會既不恁麼會又作麼生會乃頌曰佛之一字不喜聞去年依舊今年春今年春間降大雪陸墓

烏盆變白盆

因僧侍次遂指火問曰這個是火你不得

喚作火老僧道了也僧無對復策起火曰會麼曰不

會師曰此去舒州有投子和尚汝往禮拜問之必為

汝說因緣相契不用更來不相契却來其僧到投子

子問近離甚處曰趙州子曰趙州有何言句僧舉前

話子曰汝會麼曰不會乞師指示子下禪牀行三步却坐問曰會麼曰不會子曰你歸舉似趙州其僧却回舉似師師曰還會麼曰不會師曰授子與麼不較多也 僧問二龍爭珠誰是得者師曰老僧祇管看

雪竇顯云看即不無爭即不得且道扶這僧扶趙州

上堂至道無難唯嫌揀

擇纔有語言是揀擇是明白老僧不在明白裏是汝還護惜也無時有僧問既不在明白裏護惜个甚麼

師曰我亦不知僧曰和尚既不知為甚麼道不在明白

裏師曰問事即得禮拜了退

雪竇顯拈云趙州倒退三千復頌云至道無難言端語端一有種種二無兩般天際日上月下檻前山深水寒觸醜識盡喜何立枯木龍吟消未乾難難

揀擇明白君自看 僧問至道無難唯嫌揀擇是時人窠臼

否師曰曾有人問我老僧直得五年分疎不下

雪竇顯云識語不能轉死却了也好與二十棒這棒須有分付處若辨不出且放此話大行 天童覺頌云五年分疎不下一句元無縫罅只知推過商量誰信分明酬

價玲瓏底相知鹵莽底相訝寧可與曉事人相罵不可共不曉

事人說話 問至道無難唯嫌揀擇纔有語言是揀

擇和尚如何為人師曰何不引盡此語僧曰某甲祇

念到這裏師曰至道無難唯嫌揀擇

白雲端頌云驅所至文明始是王但見皇風 問至道無難唯嫌揀

擇如何是不揀擇師曰天上天下唯我獨尊曰此猶

是揀擇師曰田庫奴甚處是揀擇僧無語

無菴全頌云當門一脈透長安遊子空嗟行路難不是人前誇俏措金槌擊碎萬重關 法宗禪師參雪竇實令參至道無難

唯嫌揀擇於此有省一日雪竇問宗至道無難唯嫌揀擇意作麼生宗云畜生畜生後隱居授子常以袈

袈裟裹草鞋經文僧問如何是道者家風宗曰袈裟裹
草鞋曰意旨如何宗曰赤脚下桐城園悟勤云人
多錯會道至道本無難亦無不難只是唯嫌揀擇若恁麼會一萬年也未夢見在
師與官

人遊園次兔見驚走遂問和尚是大善知識兔見為

甚麼走師曰老僧好殺 問院主甚麼處來主曰送

生來師曰鷓鴣為甚麼飛去主曰怕某甲師曰汝十年

知事作恁麼語話主却問鷓鴣為恁麼飛去師曰院主

無殺心 僧辭師問甚處去曰閩中去師曰彼中兵

馬隘汝須迴避始得曰向甚處迴避師曰恰好 僧

遊五臺問一婆子曰臺山路向甚處去婆曰驀直去

僧便去婆曰好个師僧又恁麼去後有僧舉似師師

曰待我去勘過明日師便去問臺山路向甚處去婆

曰驀直去師便去婆曰好个師僧又恁麼去師歸院

謂僧曰臺山婆子為汝勘破了也雪竇顯到曾學士

老商量趙州勘婆話端的有勘破處麼竇云清長老

道个甚麼曾云又與麼去也竇云清長老且放過一

著學士還知天下衲僧出這婆子圈積不得麼曾云

這裏別有个道處趙州若不勘破婆子一生受屈竇

云勘破了也 真淨云趙州若點檢來也好喫婆手

中棒且道趙州過在甚麼處若知趙州過方解不受

人謾歸宗門下莫有不受人謾底麼喝一喝下座

玄覺云前來僧也恁麼道趙州去也恁麼道甚麼處

是勘破婆子處又云非惟被趙州勘破亦被這僧勘

破 徑山杲頌天下禪和說勘破爭知趙州已話墮
引得兒孫不丈夫人人點過冷地臥 蒙菴嶽頌本
是山中人愛說山中話五月賣松風人間恐無價
問如何是玄中玄師曰汝玄來多少時耶曰玄之
久矣師曰闍黎若不遇老僧幾乎玄殺 問萬法歸
一一歸何所師曰老僧在青州作得一領布衫重七

斤雪竇頌編辟曾挨老古錐七斤衫重幾人僧寫

師真呈師曰且道似我不似我若似我即打殺老僧

不似我即燒却真僧無對玄覺云留取供養師托起鉢曰

三十年後若見老僧留取供養若不見即撲破別僧

曰三十年後敢道見和尚師乃撲破 師問僧曾看

法華經麼曰曾看曰衲衣在空閑假名阿練若誑惑

世間人爾作麼會僧擬禮拜師曰爾披衲衣來麼曰

披來師曰莫惑我曰作麼得不惑去師曰莫取我語

雪竇舉云大小趙州龍頭蛇尾諸人若能辨得便乃識破趙州知或不明明个个高擁衲衣莫惑翠峰好

問初生孩子子還具六識也無師曰急水上打毬子

僧却問投子急水上打毬子意旨如何子曰念念不

停留 掃地次僧問和尚是大善知識為甚麼掃地

師曰塵從外來曰既是清淨伽藍為甚麼有塵師曰

又一點也 問恁麼來底師還接否曰接曰不恁麼

來底師還接否曰接曰恁麼來者從師接不恁麼來

者如何接師曰止止不須說我法妙難思 有一婆

子令人送錢請轉藏經師受施利了却下禪牀轉一

匝乃曰傳語婆轉藏經已竟其人回舉似婆婆曰比

來請轉全藏如何祇為轉半藏徑山杲云眾中商量

云再繞一匝或彈指一下或咳嗽一聲或喝一喝或

拍一拍恁麼見解只是不識羞若是那半藏莫道趙

州更遶一匝直饒百千萬億匝於婆子分上只得半

藏設使更遶須彌山百千萬億匝於婆子分上亦只

得半藏假饒天下老和尚共如是遶百千萬億匝於

婆子分上也只得半藏設使山河大地森羅萬象若

草若木各具廣長舌相異口同音從今日轉到盡未
來際於婆子分上亦只得半藏諸人要識婆子麼良
久云鴛鴦繡出從君
看不把金針度與人
問承聞和尚親見南泉是否

師云鎮州出大蘿蔔頭

園悟勤云有者道鎮州從來出大蘿蔔頭天下皆知趙州

從來參見南泉天下皆知這僧更問所以道鎮州出大蘿蔔頭且得沒交涉江西澄散聖判謂之東問西答喚作不答話不上他圈積若恁麼會爭得遠錄公云此是旁瞥語收在九帶中若恁麼會夢也未夢見在

更帶累趙州去

官人問丹霞燒木佛院主爲甚麼眉鬚墮

落師云官人宅內變生作熟是甚麼人云所使師云

却是他好手 馬大夫問和尚還修行也無師云老

僧若修行卽禍事云和尚旣不修行教甚麼人修行

師云大夫是修行底人云某甲何名修行師云若不

修行爭得撲在人王位中餒得來赤凍紅地無有解

出期大夫乃下淚拜謝 問作何方便卽得聞於未

聞師云未聞且致你會聞个甚麼來 問不離言句

如何得獨脫師云離言句是獨脫云適來無人教某

甲來師云因甚麼到此云和尚何不揀出師云我早

个揀了也 師問僧甚麼處來曰江西來師曰趙州著

在甚麼處僧無對 問不見邊表時如何師指淨瓶

云這個喚作甚麼云淨瓶師云大好不見邊表 有

僧問生死二路是同是別師以頌答云道人問生死

生死若爲論雙林一池水朗月耀乾坤喚他句上識

此是弄精魂欲會个生死顛人說夢春 洞山問僧

甚處來曰掌鞋來山曰自解依他曰依他山曰他還

指闍黎也無僧無對師代云若久即不違 保壽問

胡釘鉸汝莫是胡釘鉸麼曰不敢壽曰還釘得虛空

麼曰請和尚打破虛空來壽便打胡曰和尚莫錯打

某甲師曰向後有多口阿師與你點破在胡後到師

處舉前話師曰汝因甚麼被他打胡曰不知過在甚

麼處師曰祇這一縫尚不奈何胡於此有省師曰且

釘這一縫雪竇顯舉云我要打這三個漢一打趙州不合瞎却胡釘鉸眼二打保壽不能塞却

趙州口三打胡釘鉸不合放過保壽驀拈拄杖云更有一个大衆一時退擊禪牀一下 師問

新到離甚麼處云雪峰師云雪峰有甚麼言句云雪

峰尋常道盡十方世界都來是沙門一隻眼你等諸

人向甚麼處局師云闍黎若回寄个鋤子去 師問

僧甚麼處來曰摘茶來師曰閑雲蓋智頌道著不著何處摸索背後龍鱗面前

驢脚反身筋斗孤雲野鶴呵呵呵 新到參師曰甚麼處來曰南方來

師曰佛法盡在南方汝來這裏作恁麼曰佛法豈有

南北耶師曰饒汝從雲居雪峰來祇是个擔板漢崇壽

稠云和尚是據客置主人 師聞沙彌喝參向侍者曰教伊去者

乃教去沙彌便珍重師曰沙彌得入門侍者在門外

師問一婆子甚麼處去曰偷趙州筍去師曰忽遇

趙州又作麼生婆與一掌師休去瞎堂遠頌云去若丘山重來如一羽

輕去來無別路傾蓋白頭新 師因有老宿問近離甚麼處師云滑

州宿云幾程到這裏師云一躡到宿云好个捷疾鬼

師云萬福大王宿云參堂去師應喏喏 師一日到

僧堂後逢一僧乃問大德總向甚處去僧云普請去師遂於袖中取刀度與云老僧住持事繁請上座為我折倒却便引頸向前其僧便走 僧辭師曰甚處

去曰諸方學佛法去師豎起拂子曰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三千里外逢人不得錯舉曰與麼則

不去也師曰摘楊花摘楊花徑山杲頌云有佛處不

無佛處急走過撞著嵩山破竈墮三千里外莫錯舉

兩個石人相耳語恁麼則不去也此話已行徧天下

摘楊花摘楊花啞 尼問如何是密密意師以手招

之尼曰和尚猶有這個在師曰却是你有這個在

問十二時中如何用心師曰汝被十二時辰使老僧

使得十二時乃曰兄弟莫久立有事商量無事向衣

鉢下坐窮理好老僧行脚時除却二時粥飯是雜用

心處除外更無別用心處若不如是大遠在 又謂

衆曰你若一生不離叢林不語五年十載無人喚你

作瘧漢已後佛也不奈你何你若不信截取老僧頭

去 上堂金佛不度鑪木佛不度火泥佛不度水真

佛內裏坐菩提涅槃真如佛性盡是貼體衣服亦名

煩惱實際理地甚麼處著一心不生萬法無咎汝但

究理坐看三二十年若不會截取老僧頭去夢幻空

華徒勞把捉心若不異萬法一如既不從外得更拘

執作麼如牟相似亂拾物安向口裏老僧見藥山和

尚道有人問著但教合取狗口老僧亦教合取狗口

取我是垢不取我是淨一似獵狗專欲得物喫佛法
在甚麼處千人萬人盡是覓佛漢子於中覓一個道
人無若與空王為弟子莫教心病最難醫未有世界
早有此性世界壞時此性不壞一從見老僧後更不
是別人祇是個主人公這個更向外覓作麼正恁麼
時莫轉頭換腦若轉頭換腦即失却也僧問承師有
言世界壞時此性不壞如何是此性師曰四大五陰
曰此猶是壞底如何是此性師曰四大五陰法眼云
兩個是壞不壞且作麼生會試斷看妙喜曰軍營
裏大王雪竇頌泥佛不度水神光照天地立雪如
未休何人不雕偽金佛不度鑪人來訪子湖牌中數
个字清風何處無木佛不度火常思破竈墮杖子忽
擊著方知孤負我 示眾云兄弟若從南方來者即與下

若從北方來者即與裝載所以道近上人問道即失
道近下人問道即得道兄弟正人說邪法邪法亦隨
正邪人說正法正法亦隨邪諸方難見易識我這裏
易見難識 又云此事如明珠在掌胡來胡現漢來
漢現老僧拈一枝草作文六金身用將丈六金身作
一枝草用佛即是煩惱煩惱即是佛又僧問未審佛
日與一切人煩惱日如又云老僧此間即以本分
何免得師日用免作麼事接人若教老僧隨伊根機接人自有三乘十二分
教接他了也若是不會是誰過歟已後遇著作家漢
也道老僧不孤負他但有人問以本分事接人 師
自受南泉印可乃歸曹州省受業師親屬聞師歸咸

欲來會師聞曰俗塵愛網無有了期已辭出家不願
再見遂携瓶錫徧歷諸方常謂七歲兒童勝我者我
卽問伊百歲老翁不及我者我卽教他及住趙州觀
音院燕趙二王同至院見師師端坐不起燕王問曰
人王尊耶法王尊耶師曰若在人王人王中尊若在
法王法王中尊二王聞之歡然敬服乃同供養師志
效古人住持枯槁僧堂無前後架旋營齋食繩牀一
角折以繩繫殘薪支之屢有願爲製新者師不許也
住持四十餘年未嘗以一書告檀越唐乾寧四年十
一月二日右脇泊然而寂壽一百二十歲謚真際大
師

湖南長沙景岑招賢禪師上堂我若一向舉揚宗教法
堂裏須草深一丈事不獲已向汝諸人道盡十方世
界是沙門眼盡十方世界是沙門全身盡十方世界
是自己光明盡十方世界在自己光明裏盡十方世
界無一人不是自己我常向汝諸人道三世諸佛法
界衆生是摩訶般若光光未發時汝等諸人向甚麼
處委悉光未發時尚無佛無衆生消息何處得山河
國土來時有僧問如何是沙門眼師曰長長出不得
又曰成佛成祖出不得六道輪迴出不得僧曰未審
出个甚麼不得師曰晝見日夜見星曰學人不會師
曰妙高山色青又青妙喜曰熟處難忘師與仰山翫月次

山曰人人盡有這個祇是用不得師曰恰是倩汝用
山曰你作麼生用師劈臂與一踢山曰因直下似個
大蟲自此諸方稱為岑大蟲

長慶云前彼此作家後彼此不作家乃別云邪

法難扶

游山歸首座問和尚甚處去來師曰游山來

座曰到甚麼處師曰始從芳草去又逐落花回座曰

大似春意師曰也勝秋露滴芙蓉

雪竇著語云謝荅語復頌云大地絕

纖埃何人眼不開始隨芳草去又逐落花回

有秀

才看千佛名經問曰百千諸佛但見其名未審居何

國土還化物也無曰黃鶴樓崔顥題後秀才還曾題

也未曰未曾曰得閑題取一篇好

黃龍新頌云黃鶴樓前法戰時百千

諸佛豎降旗問渠國土歸何處贏得多才一首詩

問本來人還成佛也無

師曰汝見大唐天子還自種田割稻麼曰未審是何

人成佛師曰是汝成佛僧無語師曰會麼曰不會師

曰如人因地而倒依地而起地道甚麼 問向上一

路請師道師曰一口針三尺線曰如何領會師曰益

州布揚州絹 僧問師同叅會和尚曰和尚見南泉

後如何會默然僧曰和尚未見南泉已前作麼生會

曰不可更別有也僧回舉似師師示偈曰百尺竿頭

不動人雖然得入未為真百尺竿頭須進步十方世

界是全身僧便問祇如百尺竿頭如何進步師曰朗

州山澧州水曰不會師曰四海五湖皇化裏

妙喜曰要見長

沙更進一步若有人問如何是遮一步待我款款地與你葛藤

竺尚書問蚯蚓斬

為兩段兩頭俱動未審佛性在阿那頭師曰莫妄想
 曰爭奈動何師曰會即風火未散書無對師喚尚書
 書應諾師曰不是尚書本命曰不可離却即今祇對
 別有第二主人師曰喚尚書作至尊得麼曰恁麼總
 不祇對時莫是弟子主人否師曰非但祇對與不祇
 對時無始劫來是个生死根本示偈曰學道之人不
 識真祇為從來認識神無始劫來生死本癡人喚作

本來人

燈錄作兩則風火未散上作一則師喚尚書
 下又作一則語亦小異此從宗門統要正法

眼藏妙喜曰即今祇對者既不是本來人却喚甚麼
 作本來人良久曰我恁麼道且作死馬醫 又皓月
 供奉問師曰動與不動是為兩段兩頭俱動未審佛性在阿
 那頭師曰動與不動是何境界曰言不干典非智者
 之所談祇如和尚言動與不動是何境界出自何經
 師曰灼然言不干典非智者之所談大德豈不見首

楞嚴云當知十方無邊不動虛空并其動搖地水火
 風均名六大性真圓融皆如來藏本無生滅復示偈
 曰最甚深最甚深法界人身便是心迷者迷心為衆
 色悟時剎境是真心身界二塵無實相分明達此是

音知 問如何轉得山河國土歸自己去師曰如何轉

得自己成山河國土去曰不會師曰湖南城下好養

民米賤柴多足四鄰僧無語師示偈曰誰問山河轉

山河轉向誰圓通無兩畔法性本無歸 問南泉道

三世諸佛不知有狸奴白牯却知有為甚麼三世諸

佛不知有師曰未入鹿苑時猶較些子曰狸奴白牯

為甚麼却知有師曰汝爭恠得伊 問和尚繼嗣何

人師曰我無人得繼嗣曰還參學也無師曰我自參

學曰師意何如師示偈曰虛空問萬象萬象答虛空

誰人親得聞木义卍角童 示衆若心是生則夢幻
空華亦應是生若身是生則山河大地萬象森羅亦
應是生 問教中說幻意是有耶師曰大德是何言
歟曰恁麼則幻意是無邪師曰大德是何言歟曰恁
麼則幻意是不有不無邪師曰大德是何言歟曰如
某三明盡不契於幻意未審和尚如何明教中幻意
師曰大德信一切法不思議否曰佛之誠言那敢不
信師曰大德言信二信之中是何信曰如某所明二
信之中是名緣信師曰依何教門得生緣信曰華嚴
云菩薩摩訶薩以無障無礙智慧信一切世間境界
是如來境界又華嚴云諸佛世尊悉知世法及諸佛
法性無差別決定無二又華嚴云佛法世間法若見
其真實一切無差別師曰大德所舉緣信教門甚有
來處聽老僧與大德明教中幻意若人見幻本來真
是則名爲見佛人圓通法法無生滅無滅無生是佛
身 華嚴座主問虛空爲是定有爲是定無師曰言
有亦得言無亦得虛空有時但有假有虛空無時但
無假無曰如和尚所說有何教文師曰大德豈不聞
首楞嚴云十方虛空生汝心內猶如片雲點太清裏
豈不是虛空生時但生假名又云汝等一人發真歸
元十方虛空悉皆銷殞豈不是虛空滅時但滅假名
老僧所以道有是假有無是假無 問如何是文殊

師曰墻壁瓦礫是曰如何是觀音師曰音聲語言是
 曰如何是普賢師曰衆生心是曰如何是佛師曰衆
 生色身是曰河沙諸佛體皆同何故有種種名字師
 曰從眼根返源名文殊耳根返源名觀音從心返源
 名普賢文殊是佛妙觀察智觀音是佛無緣大慈普
 賢是佛無爲妙行三聖是佛之妙用佛是三聖之真
 體用則有河沙假名體則總名一薄伽梵 問南泉
 遷化向甚麼處去師曰東家作驢西家作馬曰學人
 不會此意如何師曰要騎卽騎要下卽下 三聖令
 秀上座問曰南泉遷化向甚麼處去師曰石頭作沙
 彌時叅見六祖秀曰不問石頭見六祖南泉遷化向

甚麼處去師曰教伊尋思去秀曰和尚雖有千尺寒
 松且無抽條石筍師默然秀曰謝和尚答話師亦默
 然秀回舉似三聖聖曰若恁麼猶勝臨濟七步然雖
 如此待我更驗看至明日三聖上問承聞和尚昨日
 答南泉遷化一則語可謂光前絕後今古罕聞師亦
 默然 問亡僧遷化甚麼處去也師示偈曰不識金
 剛體却喚作緣生十方真寂滅誰在復誰行

林間錄曰長沙

岑禪師因僧亡以手摩之曰大衆此僧却真實爲諸
 人提綱商量會麼乃有偈曰目前無一法當處亦無
 人蕩蕩金剛體非妄亦非真又曰雪峰和尚亦因見
 亡僧作偈曰低頭不見地仰面不見天欲識金剛體
 但看彌髻前玄沙曰亡僧面前正是觸目菩提萬里
 神光頂後相有僧問法眼如何是亡僧面前觸目菩
 提法眼答曰是汝面前又問遷化向甚麼處去答曰
 亡僧幾曾遷化進曰爭柰卽今何答曰汝不識亡僧

天衣懷云亡僧面前卽且置只如活人背後底是甚
麼近代尊宿不復以此旨曉人獨晦堂老師時一提
起作南禪師圓寂日偈曰去年三月十有七一夜春
風撼籌室三角麒麟入海中空餘片月波心出真不
掩爲曲不藏直誰人爲和雪中吟萬古知音是今日
又曰昔人去時是今日今日依前人不知來今既不來
昔不往自雲流水空悠悠誰云秤尺平直中還有曲
誰云物理齊種麻還得粟可憐馳逐天下人六六元
來三
十六
皓月供奉問天下善知識證三德涅槃也未

師曰大德問果上涅槃因中涅槃曰問果上涅槃師
曰天下善知識未證曰爲甚麼未證師曰功未齊於
諸聖曰功未齊於諸聖何爲善知識師曰明見佛性
亦得名爲善知識曰未審功齊何道名證大涅槃師
示偈曰摩訶般若照解脫甚深法法身寂滅體三一
理圓常欲識功齊處此名常寂光曰果上三德涅槃

已蒙開示如何是因中涅槃師曰大德是

進山主問
修山主曰

明知生是不生之理爲甚麼爲生死之所流轉修曰
苟畢竟成竹去如今作蔑使還得麼進曰汝向後自
悟去在修曰某所見祇如此上座意旨又如何進
指曰這個是監院房那個是典座房修卽禮謝

初師久依南泉有投機偈曰今日還鄉入大門南泉
親道徧乾坤法法分明皆祖父回頭慙媿好兒孫泉
荅曰今日投機事莫論南泉不道徧乾坤還鄉盡是
兒孫事祖父從來不出門

鄂州茱萸山和尚上堂繫起一橛竹曰還有人虛空裏

釘得橛麼時有靈虛上座出衆曰虛空是橛師便打

虛曰莫錯打師便下座

雲門偈云天上加尖有僧云
和尚適來與麼道那門云搥

鐘謝響得个
蝦蟇出來

衢州子湖巖利蹤禪師於門下立牌曰子湖有一隻狗
上取人頭中取人心下取人足擬議卽喪身失命臨
濟會下二僧來叅方揭簾師喝曰看狗僧回顧師便
歸方丈 或有人問子湖狗師曰嗥嗥僧無語師便
歸方丈 劉鐵磨叅師曰汝是劉鐵磨否曰不敢師
曰左轉右轉曰和尚莫顛倒師便打 與勝光和尙
鋤園次師驀按鑊回視光曰事卽不無擬心卽差光
便問如何是事被師攔曾踏倒光從此有省 僧問
自古上賢還達真正理否師曰達僧曰真正理作麼
生達師曰霍光當時賣假銀城與單于契書是甚麼
人作僧無語 示衆諸法蕩蕩何絆何拘汝等於中

自生難易心源一統綿亘十方上上根人自然明白
不見南泉道如斯癡鈍世且還稀歷歷分明有無不
是只少个丈夫之志致見如斯疲勞汝欲得易會麼
自古及今未曾有一个凡夫聖人出現汝前亦無有
一善語惡語到汝分上爲甚麼故爲善善無形爲惡
惡無相旣已無我把甚麼爲善惡立那个是凡聖汝
信否還保任否有甚麼迴避處恰似日中逃影相似
還逃得麼今之旣爾古之亦然今古齊時汝還諱得
麼佛法玄妙了得者自相策發無爲小緣妨於大事
汝不見道寧可終身立法誰能一旦忘緣仁者要得
會禪麼各歸衣鉢下看 示衆幸自可憐生苦死向

人前討些子聲色唇吻作麼我且問你聲色兩字作麼生討得還會麼我道聲色如泡爲復爲你說破爲復爲你討聲色試商量看莫生容易志剛用心若了根源終非他物譬如圓鏡男來男現女來女彰乃至僧俗青黃山河萬物隨其色相一鏡傳輝不可是鏡有多般但能映物而露仁者還識得鏡未若不識鏡盡被男女青黃山河類等礙汝光明有甚麼出氣處若識鏡去乃至青黃男女大地山河有想無想四足多足胎卵情生天堂地獄咸於一鏡中悉得其分劑長短劫數若色若空並能了之更非他物汝豈不聞諸法如義光陰箭速莫漫悠悠大事因緣決須了取

僧問如何是大圓鏡師云一切物著不得進云爲甚麼一切物著不得師云汝是一切物還著得汝否仁者本自具足本自周備直教無纖塵法礙你眼光始得若有微塵底不盡不是一生半劫賺汝皮囊汝性命根境法中造諸妖怪山精鬼魅附汝行持得少爲足鼓弄片皮於佛法却爲毒害譏禮塔廟毀彼持經師子身中蟲自食師子身中肉仁者豈不見目前太虛還有纖毫欠少處麼若也於中體得這個消息不妨出得凡聖境界了得世間出世間之智一法旣爾萬法亦然仁者還樂也無示衆天上人間輪迴六道乃至蠢動含靈未曾於此一分真如中有些

子相違處還信麼還領受得麼大凡行脚也須具大
信根作个丈夫始得何處得與麼難信他古人只見
道个卽心是佛卽心是法便承信去隨處茅茨石室
長養聖胎只待道果成熟汝今何不效他行取仁者
可煞分明並無叅雜治生產業與諸實相不相違背
初子湖山下有陶家無子夫婦日夕焚禱師一日
過而問曰爾何所祈陶告之故師曰汝施我竹我施
汝子陶遂施竹其夕感異夢隨舉一男衆因號師神
力禪師 廣明中無疾歸寂塔於本山

終南山雲際師祖禪師初叅南泉問摩尼珠人不識如
來藏裏親收得如何是藏泉曰與汝往來者是師曰

不往來者如何泉曰亦是曰如何是珠泉召師祖師

應諾泉曰去汝不會我語師從此信入雪竇顯云百尺竿頭作伎

倆不是好手這裏著得隻眼賓主互換便能深入虎
穴或不恁麼縱饒師祖悟去也是龍頭蛇尾漢 園
悟云南泉一期垂手收放擒縱則不無要且未見向
上事在只如盡大地是如來藏向甚麼處著珠盡大
地是摩尼珠向甚麼處著藏若
明得有轉身處許你具一隻眼

鄧州香嚴下堂義端禪師僧問某甲曾辭一老宿宿曰

去則親良朋附善友某今辭和尚未審有何指示師

曰禮拜著僧禮拜師曰禮拜一任禮拜不得認奴作

郎

池州靈鷲閑禪師上堂是汝諸人本分事若教老僧道

卽是與蛇畫足時有僧問與蛇畫足卽不問如何是

本分事師曰闍黎試道看僧擬再問師曰畫足作麼
日子和尚因亞谿來叅師作起勢谿曰這老山鬼猶見
某甲在師曰罪過罪過適來失祇對谿欲進語師便
喝谿曰大陣當前不妨難禦師曰是是谿曰不是不

是 趙州云可憐兩個
漢不識轉身句

蘇州西禪和尚僧問三乘十二分教則不問如何是祖
師西來的的意師舉拂子示之其僧不禮拜竟叅雪
峰峰問甚麼處來曰浙中來峰曰今夏甚麼處曰西
禪峰曰和尚安否曰來時萬福峰曰何不且在彼從
容曰佛法不明峰曰有甚麼事僧舉前話峰曰汝作
麼生不肯伊曰是境峰曰汝見蘇州城裏人家男女

否曰見峰曰汝見路上林木池沼否曰見峰曰凡覩
人家男女林木池沼總是境汝還肯否曰肯峰曰祇
如舉起拂子汝作麼生不肯僧乃禮拜曰學人取次
發言乞師慈悲峰曰盡乾坤是个眼汝向甚麼處蹲
坐僧無語

池州甘贄行者一日入南泉設齋黃蘗為首座行者請
施財座曰財法二施等無差別甘曰恁麼道爭消得
某甲颺便將出去須臾復入曰請施財座曰財法二
施等無差別甘乃行颺

翠巖真云甘贄行者點兒落
節黃蘗施財何曾夢見妙喜

舉翠巖語云一等是隨邪
逐惡這雲居羅漢較些子

又一日入寺設粥仍請

南泉念誦泉乃白椎曰請大眾為狸奴白牯念摩訶

般若波羅蜜耳拂袖便出泉粥後問典座行者在甚
處座曰當時便去也泉便打破鍋子

妙喜云心不負人面無慙色

洪州雙嶺玄真禪師初問道吾無神通菩薩為甚麼足
跡難尋吾曰同道者方知師曰和尚還知否吾曰不
知師曰何故不知吾曰去你不識吾語師後於鹽官
處悟旨焉

福州芙蓉山靈訓禪師初叅歸宗問如何是佛宗曰我

向汝道汝還信否曰和尚誠言安敢不信宗曰即汝
便是師曰如何保任宗曰一翳在眼空華亂墜

法眼云若

無後語有甚麼歸宗也

師辭宗問甚麼處去師曰歸嶺中去

宗曰子在此多年裝束了却來為子說一上佛法師

結束了上去宗曰近前來師乃近前宗曰時寒途中

善為師聆此言頓忘前解

漢南高亭和尚有僧自夾山來禮拜師便打僧曰特來
禮拜何得打某甲僧再禮拜師又打趁僧回舉似夾
山山曰汝會也無曰不會山曰賴汝不會若會即夾
山口瘧

新羅大茅和尚上堂欲識諸佛師向無明心內識取欲
識常住不凋性向萬物遷變處識取

五臺山智通禪師

自稱大禪佛

初在歸宗會下忽一夜連叫

曰我大悟也眾駭之明日上堂眾集宗曰昨夜大悟
底僧出來師出曰某甲宗曰汝見甚麼道理便言大

悟試說看師曰師姑原是女人做宗異之師便辭去
宗門送與提笠子師接得笠子戴頭上便行更不回
顧後居臺山法華寺臨終有偈曰舉手攀南斗回身
倚北辰出頭天外看誰是我般人

鎮州普化和尚者不知何許人也師事盤山密受記剝
而佯狂出言無度暨盤山順世乃於北地行化或城
市或塚間振一鐸曰明頭來明頭打暗頭來暗頭打
四面八方來旋風打虛空來連架打一日臨濟令僧
捉住曰總不恁麼來時如何師拓開曰來日大悲院
裏有齋僧回舉似濟濟曰我從來疑著這漢

是五祖卽不然有人問總不恁麼來時如何和聲便打是他須道五祖盲枷瞎棒我只要你恁麼道何故

一任舉似諸方凡見人無高下皆振鐸一聲或將鐸就人

耳邊振之或附其背有回顧者卽展手曰乞我一錢
師見馬步使出喝道師亦喝道作相撲勢馬步使
令人打五棒師曰似卽似是卽不是 師嘗於闐闐

間搖鐸唱曰覓个去處不可得時道吾遇之把住問
曰汝擬去甚麼處師曰汝從甚麼處來吾無語師掣
手便去 臨濟初開堂師首往贊佐唐咸通初將示
滅乃入市謂人曰乞我一个直裰人或與披襖或與
布裘皆不受振鐸而去臨濟令人送與一棺師笑曰
臨濟廝兒饒舌便受之乃辭衆曰普化明日去東門
死也郡人相率送出城師厲聲曰今日葬不合青烏

乃曰明日南門遷化人亦隨之又曰明日出西門方吉人出漸稀出已還返人意稍怠第四日自擊棺出北門外振鐸入棺而逝郡人奔走出城揭棺視之已不見惟聞空中鐸聲漸遠莫測其由

壽州良遂禪師叅麻谷谷見來便將鋤頭去鋤草師到鋤草處谷殊不顧便歸方丈閉却門師次日復去谷又閉門師乃敲門谷問阿誰師曰良遂纔稱名忽然契悟曰和尚莫謾良遂良遂若不來禮拜和尚洎被經論賺過一生谷便開門相見及歸講肆謂衆曰諸人知處良遂總知良遂知處諸人不知

虔州處微禪師僧問三乘十二分教體理得妙與祖意

是同是別師曰須向六句外鑒不得隨聲色轉曰如何是六句師曰語底默底不語不默總是總不是汝合作麼生僧無對 問仰山汝名甚麼山曰慧寂師

曰那個是慧那個是寂山曰祇在目前師曰猶有前後在山曰前後且置和尚見个甚麼師曰喫茶去

金州操禪師請米和尚齋不排坐位米到展坐具禮拜師下禪牀米乃坐師位師却席地而坐齋訖米便去侍者曰和尚受一切人欽仰今日坐位被人奪却師曰三日後若來卽受救在米三日後果來曰前日遭

賊

湖南上林戒靈禪師初叅瀉山山曰大德作甚麼來師

曰介胄全具山曰盡卸了來與大德相見師曰卸了也山咄曰賊尚未打卸作甚麼師無對仰山代曰請和尚屏却左右瀉山以手指曰喏喏師後叅永泰方

諭其旨

永泰靈湍馬祖法嗣

五臺山秘魔巖和尚常持一木叉每見僧來禮拜卽叉却頸曰那個魔魅教汝出家那個魔魅教汝行脚道得也又下死道不得也又下死速道速道學徒鮮有對者霍山通和尚訪師纔見不禮拜便攬入懷裏師拊通背三下通起拍手曰師兄三千里外賺我來三千里外賺我來便回

湖南祇林和尚每叱文殊普賢皆爲精魅手持木劍自謂降魔纔見僧來叅便曰魔來也魔來也以劍亂揮歸方丈如是十二年後置劍無言僧問十二年前爲甚麼降魔師曰賊不打貧兒家曰十二年後爲甚麼不降魔師曰賊不打貧兒家

水月齋指月錄卷之十一

水月齋指月錄卷之十二

六祖下第四世

潭州瀉山靈祐禪師福州長谿趙氏子年十五出家依

瀉仰

本郡建善寺法常律師剃髮於杭州龍興寺究大小

乘教二十三遊江西叅百丈丈一見許之入室遂居

叅學之首侍立次丈問誰師曰某甲丈曰汝撥鑪中

有火否師撥之曰無火丈躬起深撥得少火舉以示

之曰汝道無這個聾師由是發悟禮謝陳其所解丈

曰此乃暫時岐路耳經云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

緣時節既至如迷忽悟如忘忽憶方省已物不從外

得故祖師云悟了同未悟無心亦無法祇是無虛妄

凡聖等心本來心法元自備足汝今既爾善自護持
次日同百丈入山作務丈曰將得火來麼師曰將得
來丈曰在甚麼處師拈一枝柴吹兩吹度與百丈丈
曰如蟲禦木妙喜曰百丈若無後語幾被典座熱瞞
高僧傳云冠年剃髮三年具戒時有
錢塘上士義賓授其律科及入天台遇寒山子於塗
中謂師曰千山萬水遇潭卽止獲無價寶賑賙諸子
及造國清遇拾得復申前意師遂詣泐潭謁大智頓
了祖意宗門統要云師至國清受戒寒山子遂與
拾得子往松門接師纔到二人從路兩邊透出作大
蟲吼三聲師屹然無對寒山云自從靈山一別迄至
於今還相記麼師亦無對拾得拈起拄杖云老兄喚
這個作甚麼師又無對山云休休別後伊三生作國
王總志却也司馬頭陀見百丈談瀉山之勝宜結集法
侶爲大道場丈因語衆曰若能對衆下得一語出格
當與住持卽指淨瓶問曰不得喚作淨瓶汝喚作甚

麼時華林覺爲首座師爲典座林曰不可喚作木椌
也丈乃問師師踢倒淨瓶便出去丈笑曰第一座輸
却山子也師遂往焉是山峭絕復無人煙虎狼縱橫
莫敢往來師拾橡粟充食者五七年一日念道在接
物利生獨居非是乃出至山口語虎狼曰我若於此
山有緣汝等各自散去若其無緣我充爾腹言訖蟲
虎四散師乃回菴未幾嬾安上座同數僧從百丈所
來輔佐曰某與和尚作典座俟衆至五百乃解務於
是人稍稍集厥後禪學輻輳風動天下稱瀉仰宗焉
上堂夫道人心質直無僞無背無面無詐妄心
一切時中視聽尋常更無委曲亦不閉眼塞耳但情

不附物卽得從上諸聖祇說濁邊過患若無如許多
惡覺情見想習之事譬如秋水澄渟清淨無爲澹泞
無礙喚他作道人亦名無事人時有僧問頓悟之人
更有修否師曰若真悟得本他自知時修與不修是
兩頭語如今初心雖從緣得一念頓悟自理猶有無
始曠劫習氣未能頓淨須教渠淨除現業流識卽是
修也不可別有法教渠修行趣向從聞入理聞理深
妙心自圓明不居惑地縱有百千妙義抑揚當時此
乃得坐披衣自解作活計始得若以要言之則實際
理地不受一塵萬行門中不捨一法若也單刀直入
則凡聖情盡體露真常理事不二卽如如佛 仰山

問百千萬境一時來作麼生師云青不是黃長不是
短諸法各住自位非干我事仰乃作禮 仰山問如

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指燈籠曰大好燈籠仰曰莫祇
這便是麼師曰這個是甚麼仰曰大好燈籠師曰果
然不見 師摘茶次謂仰山曰終日摘茶祇聞子聲

不見子形仰撼茶樹師曰子祇得其用不得其體仰
曰未審和尚如何師良久仰曰和尚祇得其體不得
其用師曰放子三十棒仰曰和尚棒某甲喫某甲棒
教誰喫師曰放子三十棒

玄覺云且道
過在甚麼處

師問仰山

生住異滅汝作麼生會仰曰一念起時不見有生住
異滅師曰子何得遣法仰曰和尚適來問甚麼師曰

生住異滅仰曰却喚作遣法 師問仰山妙淨明心

汝作麼生會仰曰山河大地日月星辰師曰汝祇得

其事仰曰和尚適來問甚麼師曰妙淨明心仰曰喚

作事得麼師曰如是如是 上堂僧出曰請和尚為

眾說法師曰我為汝得徹困也僧禮拜後人舉似雪

得恁麼老婆心切玄沙云山頭和尚蹉過古人事也

雪峰聞之乃問沙曰甚麼處是老僧蹉過古人事處

沙曰大小瀉山被那僧一問直得百雜碎峰乃駭然 師坐次仰山入來師曰

寂子速道莫入陰界仰曰慧寂信亦不立師曰子信

了不立不信不立仰曰祇是慧寂更信阿誰師曰若

恁麼即是定信聲聞仰曰慧寂佛亦不立 師問仰

山涅槃經四十卷多少是佛說多少是魔說仰曰總

是魔說師曰已後無人柰子何仰曰慧寂卽一期之

事行履在甚麼處師曰祇貴子眼正不說子行履

師一日喚院主主便來師曰我喚院主汝來作甚麼

主無對又令侍者喚第一座座便至師曰我喚第一

座汝來作甚麼座亦無對曹山代院主云也知和尚

令侍者喚 師問仰山何處來仰曰田中來師曰禾

好刈也未仰作刈禾勢師曰汝適來作青見作黃見

作不青不黃見仰曰和尚背後是甚麼師曰子還見

麼仰拈禾穗曰和尚何曾問這個師曰此是鷲王擇

乳 師一日見劉鐵磨來師曰老特牛汝來也磨曰

來日臺山大會齋和尚還去麼師乃放身作臥勢磨

便出去

雪竇顯頌云曾騎鐵馬入重城勅下傳聞六國清猶握金鞭問歸客夜深誰共御街行

僧問如何是道師曰無心是道曰某甲不會師曰會取不會底好曰如何是不會底師曰祇汝是不是別人復曰今時人但直下體取不會底正是汝心正是汝佛若向外得一知一解將爲禪道且沒交涉名運糞入不名運糞出汗汝心田所以道不是道合醬次問仰山這個用多少鹽水仰云某甲不會不欲祇對師云却是老僧會仰云不知用多少鹽水師云汝既不會我亦不答晚間師却問仰山今日因緣子作麼生主持仰云待問卽答師云現問次仰云耳背眼昏見聞不曉師云凡有問答出子此語不得仰禮

謝師云寂子今日忘前失後不是小小師方丈內坐次仰山入來師曰寂子近日宗門令嗣作麼生仰曰大有人疑著此事師曰寂子作麼生仰曰慧寂祇管困來合眼德卽坐禪所以未曾說著在師曰到這田地也難得仰曰據慧寂所見祇如此一句也著不得師曰汝爲一人也不得仰曰自古聖人盡皆如此師曰大有人笑汝恁麼祇對仰曰解笑者是慧寂同叅師曰出頭事作麼生仰遶禪牀一布師曰裂破古今師睡次仰山問訊師便回面向壁仰曰和尚何得如此師起曰我適來得一夢你試爲我原看仰取一盆水與師洗面少頃香巖亦來問訊師曰我適來

得一夢寂子爲我原了汝更與我原看嚴乃點一椀
茶來師曰二子見解過於鶯子 師坐次仰山從方

丈前過師曰若是百丈先師見子須喫痛棒始得仰
曰卽今事作麼生師曰合取兩片皮仰曰此恩難報
師曰非子不才乃老僧年邁仰曰今日親見百丈師
翁來師曰子向甚麼處見仰曰不道見祇是無別師
曰始終作家 師問仰山卽今事且置古來事作麼
生仰叉手近前師曰猶是卽今事古來事作麼生仰
退後立師曰汝屈我我屈汝仰便禮拜 仰山香嚴
侍立次師舉手曰如今恁麼者少不恁麼者多嚴從
東過西立仰從西過東立師曰這個因緣三十年後

如金擲地相似仰曰亦須是和尚提唱始得嚴曰卽

今亦不少師曰合取口 一日師翹起一足謂仰山

曰我每日得他負載感伊不徹仰曰當時給孤園中

與此無別師曰更須道始得仰曰寒時與他襪著也

不爲分外師曰不負當初子今已徹仰曰恁麼更要

答話在師曰道看仰曰誠如是言師曰如是如是

師謂仰山曰汝須獨自回光返照別人不知汝解處

汝試將實解獻老僧看仰曰若教某甲自看到這裏

無圓位亦無一物一解得獻和尚師云無圓位處原

是汝作解處未離心境在仰曰旣無圓位何處有法

把何物作境師云適來是汝作與麼解是否仰曰是

師云若恁麼是具足心境法未脫我所心在元來有

解獻我許汝信位顯人位隱在

此則獨見于正法眼藏會元諸書都不載

仰山和尚因僧思鄧問禪宗頓悟畢竟入門的意如何仰曰此意極難若是祖宗門下上根上智一聞千悟得大總持其有根微智劣若不安禪靜慮到這裏總須茫然曰除此一路別更有入處否仰曰有曰如何仰曰是仰曰汝是甚處人曰幽州人仰曰汝還思彼處否曰常思仰曰能思者是心所思者是境彼處樓臺林苑人馬駢闐汝反思底還有許多般也無正此下有僧于言下有省一句曰某甲到這裏總不見有仰曰汝解猶在心信位即得人位未在曰除却這个别更有意也無仰曰別有別無即不堪也曰到這裏作麼生仰曰據汝所解祇得一玄得坐披衣向後自看此則正法眼藏五燈會元皆載

一日見香巖仰山作餅次師云當時百丈先師親得

這個道理仰與香巖相顧視云作麼人答得此話師

云有一人答得仰云是阿誰師指水牯牛云道道仰

取一束草來香巖取一桶水來放牛前牛纔喫師云

與麼與麼不與麼不與麼二人俱作禮師云或時明

或時暗

師與仰山行次指前頭枯樹問前頭是甚

麼仰云祇是枯樹子師却問耘田翁翁亦云枯樹子

師云這耘田翁向後亦有五百衆

馮山喆云山僧則不然耘田公子吾

不如汝且道大圓是山僧是若人辨得許汝具擇法眼若也不辨佛法熾然生滅神鼎諶云為復意在耘田處為復意在仰山分上為復總不恁麼諸上座一切諸法總然更不用生事他是父子說法同道方知

師因資國來叅乃指月示之國以手撥三下師

云不道汝不見祇是見處太麤 師一日索門人呈

語乃云聲色外與吾相見時有幽州鑒弘上座呈語

云不辭出來那個人無眼師不肯仰山凡三度呈語

第一云見取不見取底師云細如毫末冷似雪霜第
二度云聲色外誰求相見師云祇滯聲聞方外榻第
三度云如兩鏡相照於中無像師云此語正也我是
你不是早立像了也仰山却問師某甲精神昏昧拙
於祇對未審和尚於百丈師翁處作麼生呈語師云
我於百丈先師處呈語云如百千明鏡鑒像光影相
照塵塵刹刹各不相借仰山於是禮拜馮仰急須買
草鞋與座主
執巾瓶
始得仰山踏衣次提起問師曰正恁麼時和尚
作麼生師曰正恁麼時我這裏無作麼生仰曰和尚
有身而無用師良久却拈起問曰汝正恁麼時作麼
生仰曰正恁麼時和尚還見伊否師曰汝有用而無

身師後忽問仰山汝春間有話未圓今試道看仰曰
正恁麼時切忌勃訴師曰停囚長智 上堂仲冬嚴
寒年年事晷運推移事若何仰山進前叉手而立師
曰我情知汝答這話不得香嚴曰某甲偏答得這話
師躡前問嚴亦進前叉手而立師曰賴遇寂子不會
仰山香嚴侍立次師曰過去未來現在佛佛道同
人人得个解脫路仰曰如何是人人解脫路師回顧
香嚴曰寂子借問何不答伊嚴曰若道過去未來現
在某甲却有个祇對處師曰子作麼生祇對嚴珍重
便出師却問仰山曰智閑恁麼祇對還契寂子也無
仰曰不契師曰子又作麼生仰亦珍重出去師呵呵

大笑曰如水乳合 師向仰山云有俗弟子將三束絹來與我贖鐘子和尚將何物酬他師以拄杖敲牀三下云我將這個酬他仰云若是這個用作甚麼師又敲三下云汝嫌這個作甚麼仰云某甲不嫌這個這個只是大家底師云你既知是大家底何得更就我覓物酬他仰云只恁和尚把大家底行人事師云汝不見達磨大師從西天來此土亦將此物來人事汝諸人盡是受他信物者 師問道吾甚處去來吾云看病來師云有幾人病吾云有病底有不病底師云不病底莫是智頭陀否吾云病與不病總不干他事急道急道師云道得也與他沒交涉 師因僧問

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豎起拂子後僧遇王常侍侍問馮山近日有何言句僧舉前話侍云彼中兄弟如何商量僧云借色明心附物顯理侍云不是這個道理上座快回去好某甲敢寄一書到和尚僧得書遂回持上師拆開見畫一圓相內寫个日字師云誰知千里外有个知音仰山侍次乃云雖然如是也祇是个俗漢師云子又作麼生仰却畫一圓相於中書日字以脚抹師乃大笑 師坐次仰山問和尚百年後有人問先師法道如何祇對師曰一粥一飯曰面前有人不肯又作麼生師曰作家師僧仰便禮拜師曰

逢人不得錯舉 師問仰山終日與子商量成得个甚麼邊事仰空中畫一畫師曰若不是吾終被子惑

師問僧甚處來曰西京來師曰還得西京主人公書來麼曰不敢妄通消息師曰作家師僧天然猶在

曰殘羹餽飯誰人喫之師曰獨有闍黎不喫僧作嘔吐勢師曰扶出這病僧著僧便出去 石霜會下有

二禪客到云此間無一人會禪後普請搬柴仰山見二禪客歇將一椽柴問曰還道得麼俱無對仰曰莫

道無人會禪好仰歸舉似師曰今日二禪客被慧寂勘破師曰甚麼處被子勘破仰舉前話師曰寂子又

被吾勘破 上堂老僧百年後向山下作一頭水牯牛左脇下書五字曰瀉山僧某甲當恁麼時喚作瀉

山僧又是水牯牛喚作水牯牛又是瀉山僧畢竟喚作甚麼即得仰山出禮拜而退

雲居膺代曰師無異號資福寶曰當時但作此○相拓呈之新羅和尚作此⊕相拓呈之又曰同道者方知芭蕉徹作此⊙相拓呈之又曰說

了也注也注了也悟取好乃迷傷曰不是瀉山不是牛一身兩號實難酬離却兩頭應須道如何道得出 師敷揚宗教凡四十餘年達者不可勝數大中

七年正月九日盥漱敷坐怡然而寂壽八十三臘六十四塔於本山謚大圓禪師

潭州道吾山宗智禪師豫章海昏張氏子幼依槃和尚受教登戒預藥山法會密契心印一日山問子去何

處來師曰遊山來山曰不離此室速道將來師曰山

上烏兒頭似雪澗底遊魚忙不徹

見南泉異類中行語現南泉章中

藥山上堂我有一句子未曾說向人師出曰相隨

來也僧問藥山一句子如何說山曰非言說師曰早

言說了也師一日提笠出雲巖指笠曰用這個作

甚麼師曰有用處巖曰忽遇黑風猛雨來時如何師

曰蓋覆著巖曰他還受蓋覆麼師曰然雖如是且無

滲漏瀉山問雲巖菩提以何為座巖曰以無為為

座巖却問瀉山山曰以諸法空為座又問師作麼生

師曰坐也聽伊坐臥也聽伊臥有一人不坐不臥速

道速道山休去僧問如何是今時著力處師曰千

人萬人喚不回頭方有少分相應曰忽如火起時如

何師曰能燒大地師却問僧除却星與燄那個是火

曰不是火別一僧却問師還見火麼師曰見曰見從

何起師曰除却行住坐臥別請一問

頌古云瀉山一日見野火乃問

師還見火麼師曰見山曰從何處起師曰除却經行坐臥請師別致一問來山休去

雲巖問

師弟家風近日如何師曰教師兄指點堪作甚麼巖

曰無這個來多少時也師曰牙根猶帶生澀在師

指佛桑花問僧曰這個何似那個曰直得寒毛卓豎

師曰畢竟如何曰道吾門下底師曰十里大王僧

問久嚮和尚會禪是否師曰蒼天蒼天僧近前掩却

師口云低聲低聲師遂與一掌僧云蒼天蒼天師云

得與麼無理僧却與師一掌拂袖便出師云早知如

是悔不如是 雲巖不安師乃謂曰離此殼漏子向

甚麼處相見巖曰不生不滅處相見師曰何不道非

不生不滅處亦不求相見雲巖臨遷化遣書辭師師覽書了謂洞山密師伯曰

雲巖不知有我悔當時不向伊道雖然如是要且不違藥山之子 玄覺云古人恁麼道還知有也未又

云雲巖當時不會且道甚麼處是伊不會處 石霜問和尚一片骨敲著

似銅鳴向甚麼處去也師喚侍者者應諾師曰驢年

去 唐大和九年九月示疾有苦僧眾慰問體候師

曰有受非償子知之乎眾皆愀然越十日將行謂眾

曰吾當西邁理無東移言訖告寂闍維得靈骨數片

建塔道吾後雷遷於石霜山之陽

潭州雲巖曇晟禪師鍾陵建昌王氏子高僧傳生有自然胎衣右袒猶

緇服少出家於石門叅百丈海禪師二十年因緣不契

後造藥山山問甚麼處來曰百丈來山曰百丈有何言

句示徒師曰尋常道我有一句子百味具足山曰鹹

則鹹味淡則淡味不鹹不淡是常味作麼生是百味

具足底句師無對山曰爭柰目前生死何師曰目前

無生死山曰在百丈多少時師曰二十年山曰二十

年在百丈俗氣也不除他日侍立次山又問百丈更

說甚麼法師曰有時道三句外省去六句內會取山

曰三千里外且喜沒交涉山又問更說甚麼法師曰

有時上堂大眾立定以拄杖一時趁散復召大眾眾

回首丈曰是甚麼山曰何不早恁麼道今日因子得

見海兄師於言下頓省便禮拜 一日山問汝除在百丈更到甚麼處來師曰曾到廣南來曰見說廣州城東門外有一片石被州主移去是否師曰非但州主闔國人移亦不動山又問聞汝解弄師子是否師曰是曰弄得幾出師曰弄得六出曰我亦弄得師曰和尚弄得幾出曰我弄得一出師曰一卽六六卽一後到瀉山瀉問承聞長老在藥山弄師子是否師曰是曰長弄有置時師曰要弄卽弄要置卽置曰置時師子在甚麼處師曰置也置也 師煎茶次道吾問煎與阿誰師曰有一人要曰何不教伊自煎師曰幸有某甲在 師問石霜甚麼處來曰瀉山來師曰在

彼中得多少時曰麤經冬夏師曰若恁麼卽成山長

也曰雖在彼中卻不知師曰他家亦非知非識石霜

無對道吾聞云得恁麼無佛法身心住後僧問二十年在百丈巾

瓶爲甚麼心燈不續師曰頭上寶華冠曰意旨如何

師曰大唐天子及冥王後僧舉問九峰虔曰大唐天子及冥王意旨如何虔曰却

憶洞上之言上堂示衆曰有个人家兒子問著無有道

不得底洞山出問曰他屋裏有多少典籍師曰一字

也無曰爭得恁麼多知師曰日夜不曾眠山曰問一

段事還得否師曰道得却不道 問僧甚麼處來曰添

香來師曰還見佛否曰見師曰甚麼處見曰下界見

師曰古佛古佛 道吾問大悲千手眼那个是正眼

師曰如人夜間背手摸梳子吾曰我會也師曰作麼生會吾曰徧身是手眼師曰道也太煞道祇道得八

成吾曰師兄作麼生師曰通身是手眼雪竇顯頌云徧身是通身

是拈來猶較十萬里展翅鵬騰六合雲搏風鼓蕩四溟水是何埃壘兮忽生那个毫釐兮未止君不見網珠垂範影重重棒頭手眼從何起咄掃地次道吾曰太區區生師曰

須知有不區區者吾曰恁麼則有第二月也師豎起

掃帚曰是第幾月吾便行玄沙備云正是第二月長慶稜問玄沙云被他倒轉

掃帚攔面搯又作麼生沙休去羅山閑云噫兩個漢不識好惡雲巖个漢縛手脚死來多少時也雲門云奴見婢殷勤真如云將勤補拙正法眼藏舉此則語及玄沙雲門真如三師語云此三句語一

句可以定乾坤一句可以驗衲僧一句可以接初機諸人還揀辨得麼若揀辨得出許汝親見慧光若辨不出莫道慧光山勢險隔江遙望碧雲間問僧甚處來曰石上語話來

師曰石還點頭也無僧無對師自代曰未語話時却

點頭師作草鞋次洞山近前曰乞師眼睛得麼師

曰汝底與阿誰去也曰良价無師曰設有汝向甚麼

處著山無語師曰乞眼睛底是眼否山曰非眼師便

喝出僧問一念瞥起便落魔界時如何師曰汝因

甚麼却從佛界來僧無對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莫

道體不得設使體得也祇是左之右之院主遊石

室回師問汝去入到石室裏許為祇恁麼便回主無

對洞山代曰彼中已有人占了也師曰汝更去作甚

麼山曰不可人情斷絕去也裴大夫問僧供養佛

佛還喫否僧曰如大夫祭家神大夫舉似師師曰有

幾般飯食但一時下來師却問神山一時下來後作麼生神山曰合取鉢盂師然之 會昌元年辛酉十月二十六日示疾命澡身竟喚主事令備齋來日有上座發去至二十七夜歸寂茶毗得舍利一千餘粒瘞於石塔

秀州華亭船子德誠禪師節操高邈度量不羣自印心於藥山與道吾雲巖爲同道交洎離藥山乃謂二同志曰公等應各據一方建立藥山宗旨予率性疎野惟好山水樂情自遣無所能也他日後知我所止之處若遇靈利座主指一人來或堪雕琢將授生平所得以報先師之恩遂分携至秀州華亭泛一小舟隨

緣度日以接四方往來之衆時人莫知其高蹈因號船子和尚一日泊船岼邊閑坐有官人問如何是和尚日用事師豎橈子曰會麼官人曰不會師曰棹撥清波金鱗罕遇道吾後到京口遇夾山上堂僧問如何是法身山曰法身無相曰如何是法眼山曰法眼無瑕道吾不覺失笑山便下座請問道吾某甲適來祇對這僧話必有不是致令上座失笑望上座不吝慈悲吾曰和尚一等是出世未有師在山曰某甲甚處不是望爲說破吾曰某甲終不說請和尚却往華亭船子處去山曰此人如何吾曰此人上無片瓦下無卓錫和尚若去須易服而往山乃散衆束裝直造

華亭船子纔見便問大德住甚麼寺山曰寺即不住
 住即不似師曰不似似个甚麼山曰不是目前法師
 曰甚處學得來山曰非耳目之所到師曰一句合頭
 語萬劫繫驢極師又問垂絲千尺意在深潭離釣三
 寸子何不道山擬開口被師一橈打落水中山纔上
 船師又曰道道山擬開口師又打山豁然大悟乃點
 頭三下師曰竿頭絲線從君弄不犯清波意自殊山
 遂問拋綸擲釣師意如何師曰絲懸綠水浮定有無
 之意山曰語帶玄而無路舌頭談而不談師曰釣盡
 江波金鱗始遇山乃掩耳師曰如是如是遂囑曰汝
 向去直須藏身處沒蹤跡沒蹤跡處莫藏身吾三十

年在藥山祇明斯事汝今已得他後莫住城隍聚落

但向深山裏鑿頭邊覓取一个半个接續無令斷絕

山乃辭行頻頻回顧師遂喚闍黎山乃回首師豎起

橈子曰汝將謂別有乃覆船入水而逝芙蓉楷云法身者理妙言

玄頓超終始之患諸仁者莫是幻身外別有法身麼
 莫是幻身便是法身麼若也恁麼會去盡是依他作
 解蒙昧兩歧法眼未得通明不見僧問夾山如何是
 法身山云法身無相如何是法眼山云法眼無瑕所
 以道吾云未有師在忽有人問老僧如何是法身羊
 便乾處臥如何是法眼驢便濕處尿更有人問作麼
 生是法身買帽相頭作麼生是法眼坑坎堆阜若點
 檢將來夾山祇是學處不明如流俗閨閣裏物不能
 捨却致使情關固閉識鎖難開老僧今日若不當陽
 顯示後學難以知歸勸汝諸人不用求真惟須息見
 諸見若息昏霧不生自然智鑑洞明更無他物諸仁
 者還會麼良久云珠中有火君須信休向天邊問太
 陽洪覺範曰嗟乎於今叢林師授弟子例皆禁絕
 悟解推去玄妙惟要直問直答無則始終言無有則

始終言有毫釐差互謂之狂解使船子聞之豈止萬劫繫驢橛而已哉由此觀之非特不善悟要亦不善疑也善疑者必思三十三祖授法之際悟道之緣其語言具在皆可以理究可以智知獨江西石頭而下諸大宗師以機用應物觀其問答溟滓然令人坐睡其道異諸祖耶則嗣其法其不異耶則所言乃爾不同故知臨濟大師曰大凡舉論宗乘一句中具三玄一玄中具三要者蓋明此也不知者指為門庭建立權時語言可悲也 頌古云山既得法于船子歸道吾復遣僧往問如何是法身山仍曰法身無相問法眼如何亦仍曰法眼無瑕僧歸舉似吾吾曰這漢此回方徹

宣州裨樹慧省禪師道吾來相看值師臥次吾乃近前將被蓋覆師問作麼吾云蓋覆師云坐是臥是吾云不在兩頭師云爭柰蓋覆何吾便喝

鄂州百巖明哲禪師洞山與密師伯到叅師問二上座甚處來山曰湖南師曰觀察使姓甚麼曰不得姓師

曰名甚麼曰不得名師曰還治事也無曰自有郎幕在師曰還出入也無曰不出入師曰豈不出入山拂袖便出師次早入堂召二上座曰昨日老僧對闍黎一轉語不相契一夜不安今請闍黎別下一轉語若愜老僧意便開粥相伴過夏山曰請和尚問師曰豈不出入山曰太尊貴生師乃開粥同共過夏

昭覺勤云當時

待他道不委他名便向伊道他不委你你不委他敢問合道得甚麼語

澧州高沙彌初叅藥山山問甚處來師曰南嶽來山曰何處去師曰江陵受戒去山曰受戒圖甚麼師曰圖免生死山曰有一人不受戒亦無生死可免汝還知否師曰恁麼則佛戒何用山曰這沙彌猶挂唇齒在

師禮拜而退道吾來侍立山曰適來有个跛脚沙彌却有些子氣息吾曰未可全信更須勘過始得至晚山上堂召曰早來沙彌在甚麼處師出衆立山問我聞長安甚鬧你還知否師曰我國晏然山曰汝從看經得請益得師曰不從看經得亦不從請益得山曰大有人不看經不請益爲甚麼不得師曰不道他不得祇是不肯承當山顧道吾雲巖曰不信道師一日辭藥山山問甚麼處去師曰某甲在衆有妨且往路邊卓个草菴接待往來茶湯去山曰生死事大何不受戒去師曰知是般事便休更喚甚麼作戒山曰汝旣如是不得離吾左右時復要與子相見師住

菴後一日歸來值雨山曰你來也師曰是山曰可煞濕師曰不打這個鼓笛雲巖曰皮也無打甚麼鼓道吾曰鼓也無打甚麼皮山曰今日大好一場曲調山齋時自打鼓師捧鉢作舞入堂山便擲下鼓槌曰是第幾和師曰是第二和山曰如何是第一和師就桶舀一杓飯便出

京兆府翠微無學禪師初問丹霞如何是諸佛師霞咄曰幸自可憐生須要執巾帚作麼師退身三步霞曰錯師進前霞曰錯錯師翹一足旋身一轉而出霞曰得卽得孤他諸佛師由是領旨住後投子問未審二祖初見達磨有何所得師曰汝今見吾復何所得

投子頓悟玄旨 一日師在法堂內行投子進前接禮問曰西來密旨和尚如何示人師駐步少時子曰乞師垂示師曰更要第二杓惡水那子便禮謝師曰莫堞根師曰時至根苗自生 師因供養羅漢僧問丹霞燒木佛和尚爲甚麼供養羅漢師曰燒也不燒著供養亦一任供養曰供養羅漢羅漢還來也無師曰汝每日還喫飯麼僧無語師曰少有靈利的

吉州孝義寺性空禪師丁行者看師師打一棒云瞎卻汝本來眼也丁云非但今日古人亦行此令師云誰向汝道古今丁拂袖便出師云青天白日有迷路人丁云莫要指示麼師便打丁云莫瞎却人眼好師云瞎却俗人眼有甚麼過

僊天禪師僧叅纔展坐具師曰不用通時暄還我文彩未生時道理來曰某甲有口瘞却卽閑苦死覓个臘月扇子作麼師拈棒作打勢僧把住曰還我未拈棒時道理師曰隨我者隨之南北不隨我者死住東西曰隨與不隨且置請師指出東西南北師便打 披雲和尚來纔入方丈師便問未見東越老人時作麼生爲物雲曰祇見雲生碧嶂焉知月落寒潭師曰祇與麼也難得曰莫是未見時麼師便喝雲展兩手師曰錯恠人者有甚麼限雲掩耳而出師曰死却這漢平生也

漳州三平義忠禪師初叅石鞏鞏常張弓架箭接機師
詣法席鞏曰看箭師乃撥開臂曰此是殺人箭活人
箭又作麼生鞏彈弓弦三下師乃禮拜鞏曰三十年
張弓架箭祇射得半个聖人遂拗折弓箭後叅大顛
舉前話顛曰既是活人箭爲甚麼向弓弦上辨平無
對顛曰三十年後要人舉此話也難得師問大顛不
用指東劃西便請直指顛曰幽州江口石人蹲師曰
猶是指東劃西顛曰若是鳳皇兒不向那邊討師作
禮顛曰若不得後句前話也難圓

馬頰山本空禪師上堂祇這施爲動轉還合得本來祖
翁麼若合得十二時中無虛棄底道理若合不得喫

茶說話往往喚作茶話在僧便問如何免得不成茶
話去師曰你識得口也未曰如何是口師曰兩片皮
也不識曰如何是本來祖翁師曰大衆前不要牽爺
恃孃曰大衆欣然去也師曰你試點大衆性看僧作
禮師曰伊徃徃道一性一切性在僧欲進語師曰孤
負平生行脚眼 問去却卽今言句請師直指本來
性師曰你迷源來得多少時曰卽今蒙和尚指示師
曰若指示你我卽迷源曰如何卽是師示頌曰心是
性體性是心用心性一如誰別誰共妄外迷源祇者

難洞古今凡聖如幻如夢

佛鑑云問不徒然答無虛設纔隨語轉覲面千山後

傷中雖有收有放其柰錯下名言山僧重爲別過乃
有偈曰心本非心性本非心性兩亡誰少誰刺老

掛月錄 卷十一
外迷源孤負凡聖

本生禪師拈拄杖示衆曰我若拈起你便向未拈起時作道理我若不拈起你便向拈起時作主宰且道老僧爲人在甚麼處時有僧出曰不敢妄生節目師曰也知闍黎不分外曰低低處平之有餘高高處觀之不足師曰節目上更生節目僧無語師曰掩鼻偷香空招罪犯

潭州石室善道禪師作沙彌時長髭遣令受戒謂之曰汝回日須到石頭和尚處禮拜師受戒後乃參石頭一日隨頭遊山次頭曰汝與我所斫却面前樹子免礙我師曰不將刀來頭乃抽刀倒與師曰何不過那頭來頭曰你用那頭作甚麼師卽大悟便歸長髭髭問汝到石頭否師曰到卽到祇是不通號髭曰從誰受戒師曰不依他髭曰在彼卽恁麼來我這裏作麼生師曰不違背髭曰太匆匆生師曰舌頭未曾點著在髭喝曰沙彌出去師便出髭曰爭得不遇於人師尋值沙汰乃作行者居於石室每見僧便豎起杖子曰三世諸佛盡由這個對者少得冥契長沙聞乃曰我若見令放下拄杖別通个消息三聖將此語祇對被師認破是長沙語杏山聞三聖失機乃親到石室師見杏山僧衆相隨潛入碓坊碓米杏曰行者接待不易貧道難消師曰開心椀子盛將來無蓋盤子合

取去說甚麼難消杏便休 仰山問佛之與道相去
幾何師曰道如展手佛似握拳曰畢竟如何的當可
信可依師以手撥空三下曰無恁麼事無恁麼事曰
還假看教否師曰三乘十二分教是分外事若與他
作對卽是心境兩法能所雙行便有種種見解亦是
狂慧未足爲道若不與他作對一事也無所以祖師
道本來無一物汝不見小兒出胎時可道我解看教
不解看教當恁麼時亦不知有佛性義無佛性義及
至長大便學種種知解出來便道我能我解不知總
是客塵煩惱十六行中嬰兒行爲最哆哆和和時喻
學道之人離分別取捨心故讚歎嬰兒可况喻取之

若謂嬰兒是道今時人錯會 師一夕與仰山翫月

山問這个月尖時圓相甚麼處去圓時尖相又甚麼

處去師曰尖時圓相隱圓時尖相在 雲巖云尖時圓相在圓時無尖

相道吾云尖時亦不尖圓時亦不圓

澧州龍潭崇信禪師渚官人也其家賣餅師少而英異

天皇初悟和尚爲靈鑒潛請居天皇寺人莫之測師家于

寺巷常日以十餅饋之天皇受之每食畢常留一餅

曰吾惠汝以蔭子孫師一日自念曰餅是我持去何

以返貽我耶其別有旨乎遂造而問焉皇曰是汝持

來復汝何咎師聞之頗曉玄旨因投出家皇曰汝昔

崇福善今信吾言可名崇信由是服勤左右一日問

曰某自到來不蒙指示心要皇曰自汝到來吾未嘗
不指汝心要師曰何處指示皇曰汝擎茶來吾爲汝
接汝行食來吾爲汝受汝和南時吾便低頭何處不
指示心要師低頭良久皇曰見則直下便見擬思卽
差師當下開解復問如何保任皇曰任性逍遙隨緣
放曠但盡凡心別無聖解師後詣澧陽龍潭栖止
僧問髻中珠誰人得師曰不賞翫者得曰安著何處
師曰有處卽道來 有尼問如何得爲僧去師曰作
尼來多少時也曰還有爲僧時也無師曰汝卽今是
甚麼曰現是尼身何得不識師曰誰識汝 李翱刺
史問如何是真如般若師曰我無真如般若李曰幸
遇和尚師曰此猶是分外之言

水月齋指月錄卷之十二

水月齋指月錄卷之十三

六祖下第五世

睦州陳尊宿諱道明江南陳氏之後也生時紅光滿室

嶽南祥雲盖空旬日方散目有重瞳面列七星形相竒特

秀出人表因往開元寺禮佛見僧如故知歸白父母願求出家父母聽許爲僧後持戒精嚴學通三藏遊方契旨於黃檗諸方歸慕咸以尊宿稱後居開元恒織蒲鞋資以養母故復有陳蒲鞋之稱巢寇入境師標大草履於城門巢欲棄之竭力不能舉歎曰睦州有大聖人舍城而去 一日晚叅謂衆曰汝等諸人還得个入頭處也未若未得个入頭處須覓个入頭

處若得个入頭處已後不得孤負老僧時有僧出禮
拜曰某甲終不敢孤負和尚師曰早是孤負我了也

又曰明明向你道尚自不會何況盖覆將來 又

曰老僧在此住持不曾見个無事人到來汝等何不

近前時有一僧方近前師曰維那不在汝自領去三

門外與二十棒曰某甲過在甚麼處師曰枷上更著

杻 師尋常見衲僧來卽閉門或見講僧乃召曰座

主主應諾師曰擔板漢 雪竇云睦州只具一隻眼何故這僧喚既回頭因甚却成

擔板 師見僧乃曰見成公案放汝三十棒曰某甲如

是師曰三門頭金剛爲甚麼舉拳曰金剛尚乃如是

師便打 正法眼藏睦州見僧來云現成公案放汝三十棒雲峰悅云作賊人心虛妙喜曰又添得

一个道了問冲密你道我恁麼道還有過也無密云作賊人心虛妙喜曰三个也有 座主叅

師問莫是講唯識論否曰不敢師曰朝去西天暮歸

唐土會麼曰不會師曰吽吽五戒不持 問僧近離

甚處曰仰山師曰五戒也不持曰某甲甚麼處是妄

語師曰這裏不著沙彌 紫衣大德到禮拜師拈帽

子帶問曰這個喚作甚麼曰朝天帽師曰恁麼則老

僧不卸也復問所習何業曰惟識師曰作麼生說曰

三界惟心萬法惟識師指門扇曰這個是甚麼曰是

色法師曰簾前賜紫對御談經何得不持五戒德無

對 問僧正云講得惟識論麼正云不敢小年曾讀

文字來師拈起糖餅擘作兩片云你作麼生正無語

師云喚作糖餅是不喚作糖餅是正云不可不喚作

糖餅師却喚沙彌來來你喚作甚麼彌云糖餅師云

你也講得惟識論徑山杲云僧正與沙彌真實講得

老人雖是一方善知識若是不知糖餅來處睦州

惟心萬法惟識畢竟理會不得問如何是曹溪

的的意師曰老僧愛嗔不愛喜曰為甚麼如是師曰

路逢劍客須呈劍不是詩人莫獻詩 師問武陵長

老了即毛端吞巨海始知大地一微塵長老作麼生

曰問阿誰師曰問長老曰何不領話師曰汝不領話

我不領話雪竇拈云墮也墮也復云這個葛藤老

漢好與劃斷拈拄杖云甚麼處去也問一句道盡時如何師曰義墮也曰甚麼處是學人

義墮處師曰三十棒教誰喫 問某甲講兼行脚不

會教意時如何師曰灼然實語當懺悔曰乞師指示

師曰汝若不問老僧即緘口無言汝既問老僧不可

緘口去也曰請師便道師曰心不負人面無慙色

問僧甚處來僧云那邊劄師曰老僧屈僧云和尚即

得師曰擔枷過狀擗脊便打雲峰悅云睦州何用繁

詞那邊劄擗脊便打問高揖釋迦不拜彌勒時如何師曰昨日有人問

趁出了也曰和尚恐某甲不實那師曰拄杖不在茗

筓柄聊與三十 問如何是觸途無滯底句師曰我

不恁麼道曰師作麼生道師曰箭過西天十萬里却

向大唐國裏等候 有僧名宗闡來叅云宗闡咨和

尚師云住僧便住師咄云名也不識又云有闡即判

快道快道僧無對 新到叅方禮拜師叱曰闍黎因
何偷常住果子喫曰學人纔到和尚爲甚麼道偷果
子師曰賊物現在 問僧幾人新到云五人師云瓦
解冰消僧云和尚未曾有問師云賊把賊爲驗 問
講金剛經僧荷擔如來卽不問你寺門前金剛爲甚
麼入你鼻孔裏僧云和尚甚麼說話師云你講得夢
裏 問僧何處來云靈山來師云涅槃是第幾座僧
無對師又問迦葉甚麼處去僧云不知師云脫空妄
語漢 問僧甚麼處來云靈山來師云近日打殺一
門僧是否僧無語師云這個蝦蟆 問寺門前金剛
拓卽乾坤大地不拓卽絲髮不逢時如何師曰吽吽
我不曾見此師却問先跳三千倒退八百你合作麼
生曰諾師曰先責一紙罪狀好便打其僧擬出師曰
來我共你葛藤拓卽乾坤大地你且道洞庭湖水深
多少曰不曾量度師曰洞庭湖又作麼生曰祇爲今
時師曰祇這葛藤尚不會便打 僧叅師曰汝是新
到否曰是師曰且放下葛藤會麼曰不會師曰擔枷
陳狀自領出去僧便出師曰來來我實問你甚處來
曰江西師曰泐潭和尚在汝背後怕你亂道見麼僧
無對 師聞一老宿難親近躬往相訪纔入方丈宿
便喝師側掌曰兩重公案宿曰過在甚麼處師曰這
野狐精便退 問僧近離甚處僧便喝師曰老僧被

你一喝僧又喝師曰三喝四喝後作麼生僧無語師便打曰這掠虛漢 問教意祖意是同是別師曰青

山自青山白雲自白雲曰如何是青山師曰還我一

滴雨來曰道不得請師道師曰法華鋒前陣涅槃句

後收後又有僧問巴陵教意祖意是同是別陵云雞寒上樹鴨寒下水 雪竇拈云問既一般答亦

相似其中利他自利瞞人自瞞 若人點檢分明管取解空第一 問如何是展演之

言師曰量才補職曰如何是不展演之言師曰伏惟

尚響 上堂裂開也在我捏聚也在我時有僧問如

何是裂開師曰三九二十七菩提涅槃真如解脫即

心即佛我且與麼道你又作麼生曰某甲不與麼道

師曰盞子撲落地碟子成七片曰如何是捏聚師乃

歛手而坐雲峰悅云相罵饒汝接嘴相唾饒汝潑水 問以一重去一重

即不問不以一重去一重時如何師曰昨朝栽茄子

今日種冬瓜 僧問一氣還轉得一大藏教也無師

曰有甚麼餽饌飽子快下將來妙喜曰五更侵早起更有夜行人

陞座云首座咏答云在寺主咏答云在維那咏答云

在師云三段不同今當第一向下文長付在來日下

座 示眾大事未明如喪考妣大事既明如喪考妣

僧問青峰楚大事已明為甚麼亦如喪考妣 楚云不得春風花不開及至花開又吹落 示眾

我見百丈不識好惡大眾纔集以拄杖一時打下復

召大眾眾回首乃云是甚麼有甚共語處又黃檗和

尚亦然復召大眾眾回首乃云月似彎弓少雨多風

猶較些子 師臨終召門人曰此處緣息吾當逝矣
乃跏趺而寂郡人以香薪焚之舍利如雨乃收靈骨
建塔於寺壽九十八臘七十六

福州烏石山靈觀禪師尋常扃戶人罕見之一日雪峰
伺便扣門師開門峰驀曾搗住曰是凡是聖師唾曰
這野狐精便推出閉却門峰曰也祇要識老兄 雪
峰至敲門師云誰峰云鳳皇兒師云作甚麼峰云來
咱老鸛師便開門扭住云道道峰擬議師便托開閉
却門峰住後示衆云我當時若入得老觀門你這一
隊噇酒糟漢向甚麼處摸索 曹山行脚時問如何是
毘盧師法身主師曰我若向你道卽別有也曹山舉

似洞山山曰好个話頭祇欠進語何不問爲甚麼不
道曹却來進前語師曰若言我不道卽瘞却我口若
言我道卽寒却我舌曹山歸舉似洞山山深肯之

益州大隨法真禪師妙齡夙悟徧叅知識次至大瀉會
下數載食不至充臥不求煖清苦鍊行瀉深器之一
日問曰闍黎在老僧此間不曾問一轉話師曰教某
甲向甚麼處下口瀉曰何不道如何是佛師便作手
勢掩瀉口瀉歎曰子真得其髓 僧問路逢古佛時
如何師曰你忽逢驢駝象馬喚作甚麼 僧問劫火
洞然大千俱壞未審這個壞不壞師曰壞曰恁麼則
隨他去也師曰隨他去僧不肯後到接子舉前話子

遂裝香造禮曰西川古佛出世謂其僧曰汝速回去

懺悔僧回大隨師已歿僧再至授子子亦遷化後僧問修

山主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這個壞不壞問僧

甚處去曰西山住菴去師曰我向東山頭喚汝汝便

來得麼曰不然師曰汝住菴未得 問僧甚處去曰

峨嵋禮普賢去師舉拂子曰文殊普賢總在這裏僧

作圓相拋向後乃禮拜師喚侍者取一帖茶與這僧

因燒畚次見一蛇以杖挑向火中咄云這個形骸

猶自不放捨你向這裏死如暗得燈時有僧問正當

恁麼時還有罪也無師曰石虎叫時山谷響木人吼

處鐵牛驚 菴側有一龜僧問一切衆生皮裏骨這

个衆生爲甚骨裏皮師拈草履覆龜背上僧無語白雲

端頌云分明皮上骨團團卦畫重重更可觀拈起草

鞋都盖了大隨却被這僧瞞 佛燈珣頌云法不孤

起仗境方生烏龜不解上壁草鞋隨人脚行 有僧

舉覆龜話問南臺圓圓以手反覆示之僧不薦復請

益寶峰文文以偈示曰少室之妙訣隨根而密付大

隨曾泄機南臺亦失護翻手與覆手脫履著龜處明

明言外傳信何有今古擲金蜀主賜師紫衣師號

并遣內侍朱延溥奉侍三致三却忽一日上堂衆集

定乃作患風勢告衆曰還有人醫得老僧口麼衆競

送藥師並不受經七日師自摑口令正復云如許多

時鼓這兩片皮至今無人醫得於是齋前陞座辭衆
儼然端坐告寂
福州靈雲志勤禪師本州長谿人也初在瀉山因見桃

花悟道有偈曰三十年來尋劍客幾回落葉又抽枝
自從一見桃花後直至如今更不疑瀉覽偈詰其所

悟與之符契囑曰從緣悟達永無退失善自護持有僧

舉似玄沙沙云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衆疑此語沙問地藏我恁麼道汝作麼生會藏云不是桂

琛卽走殺天下人妙喜曰一家有事百家忙又頌玄沙語打破鬼門關日輪正當午一箭中紅心大

地無寸土寂音曰古之人有大機智故能遇緣卽宗隨處作主巖頭和尚曰汝但識綱宗本無實法予

嘗與客論靈雲桃花偈因曰瀉山老子無大人相便云從緣入者永無退失獨玄沙曰諦當甚諦當敢保

老兄未徹在客問予未徹之處安在哉爲作偈曰靈雲一見不再見紅白枝枝不著花耐耐釣魚船上客

却來平地住後上堂諸仁者所有長短盡至不常

且觀四時草木葉落花开何況塵劫來天人七趣地

水火風成壞輪轉因果將盡三惡道苦毛髮不曾添

減惟根蒂神識常存上根者遇善友伸明當處解脫

便是道場中下愚癡不能覺照沉迷三界流轉生死

釋尊爲伊天上人間設教證明顯發智道汝等還會

麼僧問如何得出離生老病死師曰青山元不動浮

雲任去來長生問混沌未分時含生何來師曰如

露柱懷胎曰分後如何師曰如片雲點太清曰未審

太清還受點也無師不答曰恁麼則含生不來也師

亦不答曰直得純清絕點時如何師曰猶是真常流

注曰如何是真常流注師曰似鏡長明曰向上更有

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打破鏡來與

汝相見

洪州新興嚴陽尊者初參趙州問一物不將來時如何

州曰放下著師曰既是一物不將來放下个甚麼州

曰放不下擔取去師於言下大悟後常有一蛇一虎

隨從手中與食黃龍南頌一物不將來兩肩挑不起

懷蛇虎為知己光陰幾百年清風猶未已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土塊曰

如何是法師曰地動也曰如何是僧師曰喫粥喫飯

問如何是新興水師曰面前江裏徑山泉曰似這般

似入得這般法門方安樂得人如真淨和尚拈提古

今不在雪竇之下而未流傳習却成惡口小家只管

問古人作麼生真如又如何下語揚歧又如何下語

揚州光孝院慧覺禪師問相國宋齊丘曰還會道麼宋

曰若是道也著不得師曰是有著不得是無著不得

宋曰總不恁麼師曰著不得底灤宋無對

婺州木陳從朗禪師因金剛倒僧問既是金剛不壞身

為甚麼却倒地師敲禪牀曰行住坐臥

婺州新建禪師不度小師有僧問和尚年老何不畜一

童子侍奉師云有眼暗耳聾口瘖底為我討一个來

杭州多福和尚僧問如何是多福一叢竹師曰一莖兩

莖斜曰學人不會師曰三莖四莖曲妙喜曰饒汝一

四莖曲還我多福一叢竹又如何話會

益州西睦和尚上堂有俗士舉手曰和尚便是一頭驢

師曰老僧被汝騎士無語去後三日再來自言某甲

三日前著賊師拈杖趁出

明州雪竇常通禪師邢州李氏子參長沙沙問何處人
師曰邢州人沙曰我道汝不從彼來師曰和尚還會
住此否沙然之乃容入室 問如何是三世諸佛出
身處師曰伊不肯知有汝三世僧良久師曰薦否不
然者且向著佛不得處體取時中常在識盡功亡瞥
然而起卽是傷他而况言句乎

石梯和尚因侍者請浴師曰既不洗塵亦不洗體汝作
麼生者曰和尚先去某甲將皂角來師呵呵大笑

一日見侍者托鉢赴堂乃喚侍者者應諾師曰甚麼
處去者曰上堂齋去師曰我豈不知汝上堂齋去者

曰除此外別道个甚麼師曰我祇問汝本分事者曰
和尚若問本分事某甲實是上堂齋去師曰汝不繆
爲吾侍者

紫桐和尚僧問如何是紫桐境師曰汝眼裏著得沙麼
曰大好紫桐境也不識師曰老僧不諱此事其僧擬
出去師下禪牀擒住曰今日好个公案老僧未得分
文入手曰賴遇某甲是僧師拓開曰禍不單行

日容遠和尚因齋上座叅師拊掌三下曰猛虎當軒誰
是敵者齋曰俊鷄冲天阿誰捉得師曰彼此難當齋
曰且休未要斷這公案師將拄杖舞歸方丈齋無語
師曰死却這漢也

襄州關南道吾和尚始經村墅聞巫者樂神云識神無
忽然省悟後叅常禪師印其所解復遊德山之門法
味彌著住後凡上堂戴蓮華笠披欄執簡擊鼓吹篴
口稱魯三郎神識神不識神神從空裏來却往空裏
去便下座有時曰打動關南鼓唱起德山歌僧問如
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以簡揖曰喏 趙州訪師師乃
著豹皮裨執吉獠棒在三門下翹一足等候纔見州
便高聲唱喏而立州曰小心祇候著師又唱喏一聲
而去

漳州羅漢和尚初叅關南問如何是大道之源南打師
一拳師遂有省乃爲歌曰咸通七載初叅道到處逢

言不識言心裏疑團若桮棖三春不樂止林泉忽遇
法王羶上坐便陳疑懇向師前師從羶上那伽起袒
膊當曾打一拳駭散疑團獨徂落舉頭看見日初圓
從茲蹬蹬以碣碣直至如今常快活只聞肚裏飽膨
脰更不東西去持鉢

妙喜曰可惜這一
拳分付不著人

瑞州末山尼了然禪師因灌溪閑和尚到曰若相當卽
住不然卽推倒禪牀便入堂內師遣侍者問上座遊
山來爲佛法來溪曰爲佛法來師乃陞座溪上叅師
問上座今日離何處曰路口師曰何不蓋却溪無對
始禮拜問如何是末山師曰不露頂曰如何是末山
主師曰非男女相溪乃喝曰何不變去師曰不是神

不是鬼變个甚麼溪於是伏膺作園頭三年

溪初參臨濟被

濟驀曾擲住溪曰領領濟拓開曰且放汝一頓溪離臨濟乃至師所溪住後上堂曰我在臨濟處得半杓木山處得半杓共成一杓喫了直至如今飽不饑溪會下一僧去叅石霜霜問甚處來曰灌溪來霜曰我南山不如他北山僧無對回舉似溪溪曰何不道灌溪修涅槃堂了也唐乾寧二年五月二十九日問侍者曰坐死者誰曰僧伽溪曰立死者誰曰僧會溪乃行七步垂手而逝溪濟下尊宿因錄見末山語檢燈錄見化跡卓絕遂并錄於此

婺州金華山俱胝和尚初住菴時有尼名實際來戴笠

子執錫遶師三匝曰道得卽下笠子如是三問師皆

無對尼便去師曰日勢稍晚何不且住尼曰道得卽

住師又無對尼去後師歎曰我雖處丈夫之形而無

丈夫之氣不如棄菴往諸方叅尋知識去其夜山神

告曰不須離此將有肉身菩薩來爲和尚說法也逾

旬果天龍和尚到菴師乃迎禮具陳前事龍豎一指

示之師當下大悟自此凡有學者叅問師惟舉一指

無別提唱有一供過童子每見人問事亦豎指祇對

人謂師曰和尚童子亦會佛法凡有問皆如和尚豎

指師一日潛袖刀子問童曰聞你會佛法是否童曰

是師曰如何是佛童豎起指頭師以刀斷其指童叫

喚走出師召童子童回首師曰如何是佛童舉手不

見指頭豁然大悟師將順世謂衆曰吾得天龍一指

頭禪一生用不盡言訖示滅

玄沙云我當時若見拗折指頭玄覺云且道

玄沙恁麼道意作麼生雲居錫云秣如玄沙恁麼道肯伊不肯伊若肯何言拗折指頭若不肯俱胝過

在甚麼處先曹山云俱胝承當處鹵莽祇認得一機
一境一等是拍手拊掌是它西園奇怪玄覺又云且
道俱胝還悟也無若悟為甚麼道承當處鹵莽若不
悟又道用一指頭禪不盡且道曹山意在甚麼處
瑯琊覺頌俱胝一指報君知朝生鷄子搏天飛若無
舉鼎拔山力千里鳥騷不易騎 雪竇顯頌對揚深
愛老俱胝宇宙空來更有誰曾向
倉溟下浮木夜濤相共接盲龜

袁州仰山慧寂通智禪師韶州懷化葉氏子年九歲於

源

廣州和安寺投通禪師出家

即不語通

十四歲父母取歸

欲與婚媾師不從遂斷手二指跪致父母前誓求正
法以答劬勞父母乃許再詣通處而得披剃未登具
即遊方初謁耽源已悟玄旨後參滂山遂升堂與耽
源謂師曰國師當時傳得六代祖師圓相共九十七
个授與老僧乃曰吾滅後三十年南方有一沙彌到

來大興此教次第傳授無令斷絕我今付汝汝當奉
持遂將其本過與師師接得一覽便將火燒却耽源
一日問前來諸相甚宜秘惜師曰當時看了便燒却
也源曰吾此法門無人能會唯先師及諸祖師諸大
聖人方可委悉子何得焚之師曰慧寂一覽已知其
意但用得不可執本也源曰然雖如此於子即得後
人信之不及師曰和尚若要重錄不難即重集一本
呈上更無遺失源曰然耽源上堂師出眾作此○相
以手拓呈了却叉手立源以兩手相交作拳示之師
進前三步作女人拜源點頭師便禮拜師浣衲次耽
源曰正恁麼時作麼生師曰正恁麼時向甚麼處見

後叅瀉山瀉問汝是有主沙彌無主沙彌師曰有主

曰主在甚麼處師從西過東立瀉異之師問如何是

真佛住處瀉曰以思無思之妙反思靈燄之無窮思

盡還源性相常住事理不二真佛如如師於言下頓

悟自此執侍前後盤桓十五載宗門統要載瀉山問

一答十佛法向上一句作麼生道師擬開口瀉便喝

師因發心看牛於山下三年乃悟按燈錄師未嘗見

百丈此必以香叅巖頭頭舉起拂子師展坐具巖

拈拂子置背後師將坐具搭肩上而出巖曰我不肯

汝放衲肯汝收師在瀉山為直歲作務歸瀉問甚

麼處去來師曰田中來瀉曰田中多少人師插鋤又

手瀉曰今日南山大有人刈茅師拔鋤便行玄沙云

即踏倒鋤子 僧問鏡清仰山插鋤意旨如何清云

狗銜赦書諸侯避道云衲如玄沙踏倒意旨如何清

云不柰船何打破肩斗云南山刈茅意旨如何清云

李靖三兄久經行陣雲居錫云且道鏡清下此一判

著不著 雪竇云諸方咸謂插鋤話奇特大似隨邪

逐惡據雪竇見處仰山被瀉山一問直得無繩自縛

去死十分 妙喜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

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 僧問明

招古人意在插鋤處又手處招喚僧應諾招曰還

會夢見仰山麼 評唱引長沙語汝見大唐天子還

自種田割稻麼 遂判仰山插鋤是奴兒婢子邊事不

直以一杓糞潑仰山且令長沙亦沾餘穢諸師拈提

已為畫蛇添足然世有此引盲比師因歸瀉山省

觀瀉問子既稱善知識爭辨得諸方來者知有不知

有有師承無師承是義學是玄學子試說看師曰慧

寂有驗處但見僧來便豎起拂子問伊諸方還說這

个不說又曰這個且置諸方老宿意作麼生瀉歎曰

此是從上宗門中牙爪 滂問大地衆生業識茫茫
無本可據子作麼生知他有之與無師曰慧寂有驗
處時有一僧從面前過師召曰闍黎僧回首師曰和
尚這個便是業識茫茫無本可據滂曰此是師子一
滴乳迸散六斛驢乳 掃地次滂問塵非掃得空不
自生如何是塵非掃得師掃地一下滂曰如何是空
不自生師指自身又指滂滂曰塵非掃得空不自生
離此二途又作麼生師又掃地一下又指自身并指
滂 滂一日指田問師這丘田那頭高這頭低師曰
却是這頭高那頭低滂曰你若不信向中間立看兩
頭師曰不必立中間亦莫住兩頭滂曰若如是著水

看水能平物師曰水亦無定但高處高平低處低平

滂便休

大慧云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喝一喝下座

滂山餒鷓生飯回頭見師曰今日爲伊上堂一上師
曰某甲隨例得聞滂曰聞底事作麼生師曰鷓作鷓
鳴鵲作鵲噪滂曰爭柰聲色何師曰和尚適來道恁
麼滂曰我祇道爲伊上堂一上師曰爲甚麼喚作聲
色滂曰雖然如此驗過也無妨師曰大事因緣又作
麼生驗滂豎起拳師曰終是指東畫西滂曰子適來
問甚麼師曰問和尚大事因緣滂曰爲甚麼喚作指
東畫西師曰爲著聲色故某甲所以問過滂曰並未
曉了此事師曰如何得曉了此事滂曰寂子聲色老

僧東西師曰一月千江體不分水滬曰應須與麼始
 得師曰如金與金終無異色豈有異名滬曰作麼生
 是無異名底道理師曰瓶盤釵釧券孟盆滬曰寂子
 說禪如師子吼驚散狐狼野干之屬 滬山問師忽
 有人問汝汝作麼生祇對師曰東寺師叔若在某甲
 不致寂寞滬曰放汝一个不祇對罪師曰生之與殺
 祇在一言滬曰不負汝見别有人不肯師曰阿誰滬
 指露柱曰這個師曰道甚麼滬曰道甚麼師曰白鼠
 推遷銀臺不變 師住東平時滬山令僧送書并鏡
 與師師上堂提起示眾曰且道是滬山鏡東平鏡若
 道是東平鏡又是滬山送來若道是滬山鏡又在東

平手裏道得則留取道不得則撲破去也眾無語師
 撲破便下座 師問雙峰師弟近日見處如何曰據
 某見處實無一法可當情師曰汝解猶在境曰某祇
 如此師兄又如何師曰汝豈不知無一法可當情者
 滬山聞曰寂子一句疑殺天下人 師臥次僧問曰
 法身還解說法 會元無法身法字統 也無師曰我說
 不得别有一人說得曰說得底人在甚麼處師推出
 枕头滬山聞曰寂子用劔刃上事 妙喜曰滬山真是
 憐兒不覺醜仰山
 推出枕头已是逗漏更著个名字喚作劔刃上事誤
 他學語之流便恁麼承虛接響流通將去妙喜雖似
 借水獻花要且理無曲斷即今莫有旁不肯者出
 來我要問你推出枕头還當得法身說法也無
 師在滬山前坡牧牛次見一僧上山不久便下來師

乃問上座何不且留山中僧曰祇爲因緣不契師曰
有何因緣試舉看曰和尚問某名甚麼某答歸真和
尚曰歸真何在某甲無對師曰上座却回向和尚道
某甲道得也和尚問作麼生道但曰眼裏耳裏鼻裏
僧回一如所教瀉曰脫空謾語漢此是五百人善知
識語 師在瀉山牧牛時踢天泰上座問曰一毛頭
師子現卽不問百億毛頭百億師子現又作麼生師
便騎牛歸侍立瀉山次舉前話方了却見泰來師曰
便是這個上座瀉遂問百億毛頭百億師子現豈不
是上座道泰曰是師曰正當現時毛前現毛後現泰
曰現時不說前後瀉山大笑師曰師子腰折也便下

座 瀉山示衆曰一切衆生皆無佛性鹽官示衆曰
一切衆生皆有佛性鹽官有二僧往探問旣到瀉山
聞舉揚莫測其涯若生輕慢因一日與師言話次乃
勸曰師兄須是勤學佛法不得容易師乃作此○相
以手拓呈了却拋向背後遂展兩手就二僧索二僧
罔措師曰吾兄直須勤學佛法不得容易便起去時
二僧却回鹽官行三十里一僧忽然有省乃曰當知
瀉山道一切衆生皆無佛性信之不錯便回瀉山一
僧更前行數里因過水忽然有省自歎曰瀉山道一
切衆生皆無佛性灼然有他恁麼道亦回瀉山久依
法席 師臥次夢入彌勒內院衆堂中諸位皆足惟

第二位空師遂就座有一尊者白槌曰今當第二座
 說法師起白槌曰摩訶衍法離四句絕百非諦聽諦
 聽衆皆散去及覺舉似瀉瀉曰子已入聖位師便禮
 拜 龐居士問久嚮仰山到來爲甚麼却覆師豎起
 拂子士曰恰是師曰是仰是覆士乃打露柱曰雖然
 無人也 要露柱證明師擲拂子曰若到諸方一任舉
 似 師坐次有僧翹一足云西天二十八祖亦如是
 唐土六祖亦如是天下老和尚亦如是某甲亦如是
 師下禪牀打四藤條 雪竇云藤條未到打折因甚麼
 只與四下須是斬釘截鐵漢始
 得 僧後到霍山自稱集雲峰下四藤條天下大禪
 佛參山云打鐘著僧驟步而去雪竇云這漢雖是見
 機而變爭柰有頭無尾團悟懃云當時若不見機而
 變何處更有大禪佛聞黎只管喚作甚麼此句當有

訛缺或有人問甚處是有頭無尾處什麼是
 見機而變處你若手忙脚亂老僧在你脚底

師問

東寺曰借一路過那邊還得否寺曰大凡沙門不可
 祇一路也別更有麼師良久寺却問借一路過那邊
 得否師曰大凡沙門不可祇一路也別更有麼寺曰
 祇有此師曰大唐天子決定姓金 一日雨下天性
 上座謂師曰好雨師曰好在甚麼處性無語師曰某
 甲却道得性曰好在甚麼處師指雨性又無語師曰
 何得大智而默 徑山杲云一人只知看雨一人只知
 指雨子細點檢將來大似釘椿搖櫓
 育王當時待他道好在甚麼處只向他道滴穿眼睛
 浸爛鼻孔或有個衲僧出來道育王也是釘椿搖櫓
 却許他 赤干行者聞鐘聲乃問有耳打鐘無耳打
 鐘師曰汝但問莫愁我答不得干曰早个問了也師

喝曰去 劉侍御問了心之旨可得聞乎師曰若要
了心無心可了無了之心是名真了 陸希聲相公

欲謁師先作此○相封呈師開封於相下面書云不
思而知落第二頭思而知之作第三首遂封回公見
卽入山師乃門迎公纔入門便問三門俱開從何門
入師曰從信門入公至法堂又問不出魔界便入佛
界時如何師以拂子倒點三下公便設禮又問和尚
還持戒否師曰不持戒曰還坐禪否師曰不坐禪公
良久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聽老僧一頌滔滔不持
戒兀兀不坐禪釀茶三兩碗意在鑿頭邊師却問承
聞相公看經得悟是否曰弟子因看涅槃經有云不

斷煩惱而入涅槃得个安樂處師豎起拂子曰祇如
這個作麼生入曰入之一字也不消得師曰入之一
字不爲相公公便起去

徑山曇珍頌云豎起拂子希
聲設禮塵刹盡交光鳥啼花
落裏仰山問會麼希聲曰不會從是維摩詰到來須
倒退入之一字不爲相公公便起去下載清風雲藏
神女館雨到楚王宮關塞極
天惟鳥道江湖滿地一漁翁 師謂第一座曰不思

善不思惡正恁麼時作麼生座曰正恁麼時是某甲
放身命處師曰何不問老僧座曰正恁麼時不見有
和尚師曰扶我教不起 師問僧近離甚處曰南方

師舉拄杖曰彼中老宿還說這個麼曰不說師曰旣
不說這個還說那個否曰不說師召大德僧應諾師
曰叅堂去僧便出師復召曰大德僧回首師曰近前

來僧近前師便打

雲門云仰山若無後語爭識得人

師共一僧語

旁有僧曰語底是文殊默底是維摩師曰不語不默

底莫是汝否僧默然師曰何不現神通曰不辭現神

通祇恐和尚收作教師曰鑒汝來處未有教外底眼

僧叅次便問和尚還識字否師曰隨分僧以手畫

此○相拓呈師以衣袖拂之僧又作此○相拓呈師

以兩手作背拋勢僧以目視之師低頭僧遶師一帀

師便打僧遂出去

徑山曇珍頌云西山白虎正猖狂東海青龍不可當兩手捉來令死

鬪化成一片紫金霜

師坐次見一僧從外來便問訊了向東

邊叉手立以目視師師乃垂下左足僧却過西邊叉

手立師垂下右足僧向中間叉手立師收雙足僧禮

拜師曰老僧自住此未曾打著一人拈拄杖便打僧

便騰空而去

佛燈觀頌个僧東西叉手說盡六代圓相致使東土釋迦不免起模倣樣陽關

唱罷柳青青征塵望斷空惆悵 師坐次有僧來作禮師不顧其僧乃問師

笙和鳳鳴萼華雲外舞衣輕相將奏徧方諸曲玉樹流光滿紫清

師坐次有僧來作禮師不顧其僧乃問師

識字否師曰隨分僧乃右旋一帀曰是甚麼字師於

地上書十字酬之僧又左旋一帀曰是甚麼字師改

十字作卍字僧畫此○相以兩手拓如修羅掌日月

勢曰是甚麼字師乃畫此卍相對之僧乃作婁至德

勢師曰如是如是此是諸佛之所護念汝亦如是吾

亦如是善自護持其僧禮謝騰空而去時有一道者

見經五日後遂問師師曰汝還見否道者曰某甲見

出門騰空而去師曰此是西天羅漢故來探吾道道者曰某雖覩種種三昧不辨其理師曰吾以義為汝解釋此是八種三昧是覺海變為義海體則同然此義合有因有果即時異時總別不離隱身三昧也

圓相即拈花吹毛一揆直示全提無容擬議百千法門河沙妙用皆從此出而不與百千法門河沙妙用為侶觀小釋迦遇梵僧所示八種三昧如善慧雲興二百問普賢瓶瀉二千酬雖窮極妙辯而初未有一語後之名字羅漢妄為鉢孟安柄人天眼目載五峰良五觀悟謂圓相總有六名曰圓相曰暗機曰義海曰字海曰意語曰默論有云畫此相者乃縱意畫此相者奪意此為相肯此為許相見此為舉函索蓋答者當以則函蓋相稱此為鈎入索續答鑒答者當於其中書某字答之此為鈎入索續答者當於字側添个乃問者鈎入答者索續共成寶器相此為已成寶器相答者於中書土字答之此為玄印玄旨相獨脫超前眾相不著也審如是是猶市賈私為誌驗三尺牧豎語之故即無不喻雖有

聖智不問不可強解矣謂入聖位者所建法幢乃如是乎又以三種生為大圓宗旨想生相生流注生故楞伽經義大圓或偶引示人耳非大圓所立也癡人前不得說夢往往如此 有梵僧從

空而至師曰近離甚處曰西天師曰幾時離彼曰今早師曰何太遲生曰遊山翫水師曰神通遊戲則不無闍黎佛法須還老僧始得曰特來東土禮文殊却遇小釋迦遂出梵書貝多葉與師作禮乘空而去自此號小釋迦 一日指雪師子云還有過此色者麼

雲門云當時但與推倒雪竇云雲門只解推倒不能扶起 園悟勲云且道仰山意在甚麼處莫是明一色邊事麼且得沒交涉雲門應時應節云但與推倒用拈仰山意又被雪竇拈道他只解推倒不解扶起且道雪竇意在什麼處 上堂汝等諸人各自回光返照莫記

吾言汝無始劫來背明投暗妄想根深卒難頓拔所

以假設方便奪汝粗識如將黃葉止啼有甚麼是處
亦如人將百種貨物與金寶作一鋪貨賣祇擬輕重
來機所以道石頭是真金鋪我這裏是雜貨鋪有人
來覓鼠糞我亦拈與他來覓真金我亦拈與他時有
僧問鼠糞卽不要請和尚真金師曰齧鏃擬開口驢
年亦不會僧無對師曰索喚則有交易不索喚則無
我若說禪宗身邊要一人相伴亦無豈况有五百七
百衆耶我若東說西說則爭頭向前采拾如將空拳
誑小兒都無實處我今分明向汝說聖邊事且莫將
心湊泊但向自己性海如實而修不要三明六通何
以故此是聖末邊事如今且要識心達本但得其本
不愁其末他時後日自具去在若未得本縱饒將情
學他亦不得汝豈不見瀉山和尚云凡聖情盡體露
真常事理不二卽如如佛 師將順寂時在東平數
僧侍立師示偈曰一二二三子平日復仰視兩口一
無舌此是吾宗旨至日午陞座辭衆復說偈曰年滿
七十七無常在今日日輪正當午兩手攀屈膝言訖
以兩手抱膝而終闕明年南塔湧禪師遷靈骨歸仰
山塔于集雲峰下謚智通禪師妙光之塔

鄧州香嚴智閑禪師青州人徧參諸方在百丈時性識
聰敏參禪不得洎丈遷化遂參瀉山山問我聞汝在
百丈先師處問一答十問十答百此是汝聰明靈利

意解識想生死根本父母未生時試道一句看師被
一問直得茫然歸寮將平日看過底文字從頭要尋
一句酬對竟不能得乃自歎曰畫餅不可充飢屢乞
瀉山說破山曰我若說似汝汝已後罵我去我說底
是我底終不干汝事師遂將平昔所看文字燒却曰
此生不學佛法也且作个長行粥飯僧免役心神乃
泣辭瀉山直過南陽觀忠國師遺跡遂憇止焉一日
芟除草木偶拋瓦礫擊竹作聲忽然省悟遽歸沐浴
焚香遙禮瀉山讚曰和尚大慈恩踰父母當時若爲
我說破何有今日之事乃有頌曰一擊忘所知更不
假修持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處處無蹤跡聲色

外威儀諸方達道者咸言上上機瀉山聞得謂仰山
曰此子徹也仰曰此是心機意識著述得成待某甲
親自勘過仰後見師曰和尚讚歎師弟發明大事你
試說看師舉前頌仰曰此是夙習記持而成若有正
悟別更說看師又成頌曰去年貧未是貧今年貧始
是貧去年貧猶有卓錫之地今年貧錫也無仰曰如
來禪許師弟會祖師禪未夢見在師復有頌曰我有
一機瞬目視伊若人不會別喚沙彌仰乃報瀉山曰

且喜閑師弟會祖師禪也

妙喜曰瀉山晚年好則劇
教得一棚肉傀儡直是可

愛且作麼生是可愛處面面相
看手脚動爭知語話在他人

師初開堂瀉山令僧

送書并拄杖至師接得便哭蒼天蒼天僧曰和尚爲

甚麼如此師曰祇爲春行秋令 上堂若論此事如

人上樹口銜樹枝脚不踢枝手不攀枝樹下忽有人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不對他又違他所問若對他

又喪身失命當恁麼時作麼生即得時有虎頭招上

座出衆云樹上即不問未上樹時請和尚道師乃呵

呵大笑雪竇云樹上道即易樹下道即難老僧上樹也致將一問來 圓悟勸云你若纔生樹上

樹下對與不對處轉生義路墮在常情卒難透得若

是頂門上具眼底終不向對與不對處作解會未舉

已前先知落處若議擬之間觀面蹉過或不落二邊

對也不是不對也不是作麼生却得見古人意去

妙喜云吞得栗棘蓬透得金剛圈了看這般說話也

是泗州人見大聖 保寧勇頌曲設多方老古錘那

堪枝上更生枝好如良馬 師有偈曰子啐母啄子

窺邊影逐塊且非師子兒

覺母殺子母俱亡應緣不錯同道唱和妙云獨脚

杭州徑山洪謹禪師佛曰長老訪師師問伏承長老獨

化一方何以荐遊峰頂曰曰朗月當空掛冰霜不自

寒師曰莫是長老家風也無曰曰峭峙萬重關於中

含寶月師曰此猶是文言作麼生是長老家風曰曰

今日賴遇佛曰却問隱密全真時人知有道不得太

省無辜時人知有道得於此二途猶是時人陞降處

未審和尚親道自道如何道師曰我家道處無可道

日曰如來路上無私曲便請玄音和一場師曰任汝

二輪更互照碧潭雲外不相關日曰爲報白頭無限

客此回年少莫歸鄉師曰老少同輪無向背我家玄

路勿叅差日曰一言定天下四句爲誰宣師曰汝言

指月錄 卷十三
有三四我道其中一也無師因有偈曰東西不相顧
南北與誰留汝言有三四我道一也無光化四年九
月二十八日白衆而化

滁州定山神英禪師因裨樹省和尚行脚時叅問不落
數量請師道師提起數珠曰是落不落樹曰圓珠三
竅時人知有請師圓前話師便打樹拂袖便出師曰
三十年後搥曾大哭去在樹住後示衆曰老僧三十
年前至定山被他熱瞞一上不同小小雪竇舉云定
山用卽用爭
柰險裨樹知卽知要且
未具擇法眼試請辨看師見首座洗衣遂問作甚
麼座提起衣示之師曰洗底是甚衣座曰關中使鐵
錢師喚維那移下座挂搭著

京兆府米和尚令僧去問師山曰今時還假悟也無仰

曰悟卽不無爭柰落在第二頭師深肯之又令僧問

洞山曰那个究竟作麼生洞曰却須問他始得師亦

肯之授子青拈師問仰山話云然仰山與麼道卽得
還免得自己落麼若免得更有一人大不肯在

若免不得亦落第二頭米胡雖然肯他自己還解
身之路也無諸人試點檢看若點檢得出兩人瓦解
水消若點檢不得且莫造次復頌曰碧岫峰頭借問
人指山窮處未安身雖然免得重陽令爭似靈苗不

春犯僧問自古上賢還達真正理也無師曰達曰祇

如真正理作麼生達師曰當時霍光賣假銀城與單

于契書是甚麼人做曰某甲直得杜口無言師曰平

地教人作保徑山杲舉此則語至契書是甚麼人做
云徑山當時若作這僧卽下一轉語塞

却這老漢口且道下甚麼語良
久云若教容易得便作等閑看

元康和尚因訪石樓樓纔見便收足坐師曰得恁麼威儀周足樓曰汝適來見个甚麼師曰無端被人領過樓曰須是與麼始為真見師曰苦哉賺殺幾人來樓便起身師曰見則見矣動則不動樓曰盡力道不出定也師拊掌三下後有僧舉似南泉泉曰天下人斷這兩個漢是非不得若斷得與他

同 參

襄州王敬初常侍視事次米和尚至公乃舉筆示之米曰還判得虚空否公擲筆入宅更不復出米致疑明日憑鼓山供養主人探其意米亦隨至潛在屏蔽間偵伺供養主纔坐問曰昨日米和尚不審有甚麼言句便不相見公曰師子齧人韓盧逐塊米聞此語即

省前繆遽出朗笑曰我會也我會也公曰會即不無你試道看米曰請常侍舉公乃豎起一隻箸米曰這

野狐精公曰這漢徹也大瀉詰云米胡雖然如是且只得一概常侍云這漢徹去

大似看樓打樓大瀉即不然常侍雖是个俗漢筆下有生殺之權米胡是一方善知識要且出他圈積不得當時待他擲下筆但向道我從來疑著遮漢園悟語錄載公初見睦州一日州問曰今日何故入院遲公曰看打球來州曰人打球馬打球公曰人打球州曰人困麼曰困州曰露柱困麼公曰然無對歸至私第中夜忽然有省明日見州曰某甲會得昨日事也州曰露柱困麼曰困州遂許之

亦現頌 古聯珠

鄭十三娘保福與其長老相看纔坐定福便問承聞十三娘參見瀉山是否曰是福曰瀉山遷化向甚麼處去鄭起身偏牀而立其曰閒時說禪口似懸河何不

道取鄭曰鼓這兩片皮堪作甚麼耳曰不鼓這兩片皮又堪作甚麼鄭曰合取狗口 鄭十三娘年十二歲時隨師姑到大瀉才禮拜起瀉便問這個師姑甚麼處住姑云南臺江邊住瀉便喝出又問背後老婆甚處住十三娘放身近前叉手立瀉再問娘云早過呈似和尚了也瀉云去娘才下到法堂師姑云十三娘尋常道我會禪口似利劍今日被大師問著總無語娘云苦哉苦哉作這個眼目也道我行脚脫取衲衣來與十三娘著娘後又舉似羅山祇如十三娘叅見瀉山恁麼祇對還得平穩也無羅云不得無過娘云過在甚麼處羅叱之娘云錦上添花



卷一